北史 一九



列傳第四十二　　北史五十四

孫騰

高隆之

司馬子如　子消難　裴藻　兄子膺之

竇泰

尉景

婁昭　兄子叡

厙狄干　孫士文

韓軌

段榮　子韶　孝言

斛律金 子光 羡

孫騰字龍雀咸陽石安人也祖通仕沮渠氏爲中書舍人沮渠氏滅因徙居北邊及騰貴魏朝贈司徒父機贈太尉騰少質直明解吏事魏正光中北方擾歸尒朱榮尋爲齊神武都督長史神武爲晉州又引爲長史封石安縣伯及起兵於信都常以誠款預謀策累遷郡公入爲侍中尋兼尚書左僕射時魏京兆王愉女平原公主寡騰願尚之而公主欲侍中封隆之騰妬隆之遂相間搆神武啓免騰官俄而復之與斛斯椿同掌機密見忌慮禍奔晉陽神武入討椿留騰行并州事入爲尚書左僕射内外之事騰咸知

之兼司空除侍中兼尚書令時西魏攻南兗州詔騰率諸
將討之騰性怯無威略失利而還又除司徒餘官如故初
北境亂騰亡一女及貴推訪不得疑其爲人婢及爲司徒
奴婢訴良者皆免之願免千人冀得其女神武知之大怒
解司徒尋爲尚書左僕射太保仍侍中遷太傅初博陵崔
孝芬取貧家子賈氏爲養女孝芬死其妻元更適鄭伯猷
攜賈於鄭氏賈有色騰納之爲妾其妻袁死騰以賈有子
正以爲妻詔封冊楊郡君復請以袁氏爵回授其女其違
禮肆情多此類也騰早依神武神武深信待之置於魏朝
寄以心腹遂志氣驕盈與奪自已納賄不知紀極官贈非

財不行鮹藏銀器盜為家物親狎小人專為聚斂與髙岳
髙隆之司馬子如號四貴非法專恣騰為甚焉神武文襄
屢加誚讓終不悛改朝野深非笑之武定六年薨贈太師
開府錄尚書事謚曰文天保初以騰佐命詔祭告其墓皇
建中配饗神武廟庭子鳳珎嗣性庸暗卒於儀同三司

髙隆之字延興洛陽人也為閹人徐成養子少時以賃升
為事或曰父幹為姑壻髙氏所養因從其姓隆之後有參
定功神武命為弟仍云勃海蓨人幹贈司徒公隆之身長
八尺美鬚髯深沉有志氣初行臺于暉引為郎中與神武
深相結託後從起兵於山東累遷并州刺史入為尚書右

僕射時初給人田權貴皆占良美貧弱咸受墝薄隆之啓
神武更均平之又領營構大將以十萬夫徹洛陽宮殿運
於鄴構營之制皆委隆之增築南城周二十五里以漳水
近帝城起長堤以防汎溢又鑿渠引漳水周流城郭造水
碾磑並有利於時魏自孝昌之後天下多難刺史太守皆
爲當部都督雖無兵事皆立佐僚所在頗爲煩擾隆之請
非實邊要見兵馬者悉斷之又朝貴多假常侍以取貂蟬
之飾隆之自表解侍中并陳諸假侍中服者請亦罷之詔
皆如表自軍國多事冒名竊官者不可勝數隆之奏請檢
括旬日獲五萬餘人而群小讙䜉隆之懼而止詔監起居

事進位司徒武定中除尚書令遷太保文襄作宰風俗肅清隆之時有受納文襄於尚書省大加責讓齊受禪進爵爲王尋以本官録尚書事領大宗正卿監國史隆之性好小巧至於公家羽儀百戲服制時有改易不循典故時論非之於射堋土上立三人像爲壯勇之勢文宣曾至東山因射謂隆之曰堋上可作猛獸以存古義何爲終日射人隆之無以對先是文襄委任崔暹崔季舒等及文襄崩隆之啓文宣並欲害之不許文宣以隆之舊齒委以政事隆之子婬於楊遵彥前妻帝妹也故遵彥譏毀日至崔季舒等仍以前隙譖云隆之每見訴訟者輒加哀矜之意以

示非已能裁文宣以其受任既久知有冤狀便宣申滌何
過要名洮大臣義天保五年禁止尚書省隆之嘗與元昶
宴語昶曰與王交遊當死生不相背人有密言之者又帝
未登庸日隆之意常侮帝帝將受禪大臣咸言未可隆之
又在其中帝深銜之因此大怒罵曰徐家老公令壯士築
百餘拳放出渴將飲水人止之隆之曰今日何在遂飲之
因從駕死於路中贈太尉太保陽夏王竟不得謚隆之雖
不學涉而欽尚文雅搢紳名流必存禮接寡姊為尼事之
如母訓督諸子必先文義世以此稱之文宣末年多猜害
追忿隆之執其子司徒中兵慧登等二十人於前慧登言

乞命帝曰不得已以鞭扣鞍一時頭絕並投之漳水發隆
之家出屍其貌不敗斬骸骨焚之棄於漳流天下寃之隆
之嗣遂絕乾明中詔其兄子子遠為隆之後襲爵陽夏王
還其財産隆之見信神武性陰毒儀同三司崔孝芬以結
婚姻不果太僕卿任集同加營構頗相乖異瀛州刺史元
晏請託不遂並構成其罪誅害之終至家門殄滅論者謂
有報應焉

司馬子如字遵業自云河內溫人也徙居雲中因家焉子
如初為懷朔鎮省事與齊神武相結託分義甚深孝昌中
北州淪陷子如南奔肆州為介朱榮所禮封平遥子稍遷

大行臺郎檠死隨檠妻子與尒朱世隆等走出京城節閔帝立以前後功進爵陽平郡公神武入洛以為大行臺尚書朝夕左右參知軍國天平初除尚書左僕射開府與高岳孫騰高隆之等共知朝政甚見信重神武鎮晉陽子如時往謁見及還神武武明后俱有齎遺率以為常子如性旣豪爽兼恃恩舊簿領之務與奪任情公然受納興和中以北道行臺巡檢諸州守令已下至定州斬深澤令至冀州斬東光令皆稽留時刻致之極刑進退少不合旨者便令武士頓曳白刃臨頸士庶惶懼不知所為轉尚書令及文襄輔政以賄為御史中尉崔暹劾在獄一宿而髮皆白

辭曰司馬子如本從夏州策一杖投相王王給露車一乘
觜牸牛犢犢在道死唯觜角存此外皆人上取得神武書責
敕文襄曰馬令是吾故舊汝宜寬之文襄駐馬行街以出
子如脫其鎖子如懼曰非作事邪於是除削官爵神武後
見之哀其顦悴以膝承其首親為擇蝨賜酒百瓶羊五百
口粳米五百石子如曰無事尚被囚幾死若受此豈有生
路邪未幾起行冀州事能自改厲甚有聲譽詔復官爵別
封野王縣男齊受禪以翼贊功別封須昌縣公尋除司空
子如性滑稽不事檢裁言戲穢褻識者非之而事姊有禮
撫諸兄子慈篤當時名士竝加欽愛復以此稱之然素無

鯁正不能以平道處物文襄時中尉崔暹黄門郎崔季舒
俱被任用文襄崩暹等赴晉陽子如以糾劾之譽乃啓文
宣言其罪勸帝誅之後子如以馬度關爲有司所奏文宣
讓之曰崔暹季舒事朕先世有何大罪卿令我殺之因此
免官久之猶以先帝之舊拜太尉尋以疾薨贈太師太尉
謚曰文明長子消難嗣
消難字道融幼聰慧微涉經史有風神好自矯飾以求名
譽子如既當朝貴盛消難亦愛賓客邢子才王元景魏收
陸卬崔瞻等皆遊其門稍遷光禄卿出爲北豫州刺史文
宣末年昏虐滋甚消難常有自全之謀曲意撫納頗爲百

姓所附不能廉潔爲御史所劾又尚公主而情好不睦公主愬之屬文宣在幷州驛召上黨王渙渙懼害斬使者東奔鄴中大擾後竟獲於濟州渙之初走朝士疑赴成皐云若與司馬北豫連謀必爲國患此言達於文宣頗見疑消難懼客令所親人河東裴藻間行入關請降入周封滎陽郡公累遷大司寇從武帝東伐還除梁州總管大象初遷大後丞女爲靜帝后尋出爲郧州總管及隋文帝輔政消難乃與蜀公尉遲迥合勢舉兵使其子永質於陳以求援隋文帝命襄州總管王誼討之消難奔陳位司空隋郡公初隋武元帝之迎消難結爲兄弟情好甚篤隋文每以叔

禮事之及平陳消難至特免死配為樂戶二旬而免猶以舊恩特被引見尋卒於家消難性貪淫輕於去就故世言反覆者皆以方之其妻高齊神武女也在鄴極加禮敬入關便相棄薄及赴郢州留妻及三子在京妻言於文帝曰滎陽公攜寵自隨必不顧妻子願防慮之及消難入陳高母子因此獲免子譚即高氏所生以消難勳拜儀同大將軍坐消難除名

裴藻字文芳少機辯有不羈之志為子如太傅主簿消難鎮北豫又以為中兵參軍入周封聞喜縣男除晉州刺史

子如兄纂纂長子世雲輕險無行累遷潁州刺史肆行姦

穢將見推懼遂從侯景文襄猶以子如恩舊免其諸弟死罪徙北邊世雲以侯景敗於渦陽復有異志為景所殺世雲弟膺之膺之字仲慶美鬚髯有風貌好學尊自封植神氣甚高歷中書黃門侍郎天平中叔父子如執鈞當軸膺之既宰相猶子兼自有名望所與遊集盡一時名流與邢子才王昕等並為莫逆之交及兄世雲陷於逆亂朞親皆應誅膺之及諸弟並有人才為朝廷所惜文襄特減死從近鎮文宣嗣業得還齊受禪子如別封須昌縣公廻授膺之子如撫愛甚慈膺之昆季事之如父性方直不會俗舊與揚愔同為黃門郎至愔為尚書令抗禮如初愔嘗有從

妹修尚書卿尹皆跪弟膺之執手而出曾路逢膺威儀道引乃於樹下側避之膺於車望見令呼謂曰兄何意避弟膺之曰我自避赤棒不避卿膺甚重之然以其疎簡傲物竟天保間淪滯不齒乾明中除衛尉少卿遷國子祭酒河清末拜金紫光祿大夫患泄痢積年不起武平中就家拜儀同三司班台之貴近世專以賞勳膺之雖為猥雜名器猶重初司徒趙彥深起自孤微為子如管記膺之甚相忽略不為之禮及彥深為宰相朝士輻湊膺之自念故被延請求不至門每與相見捧袂而已太常卿段孝言左丞相孝先之弟也位望甚隆嘗詣其弟幼之舉座傾敬膺

之時牽疾在外齋馮几而坐不為動容直言我患痢久太常不得致怪黃門郎陸杳貴遊後進膺之嘗與碁杳忽後至寒溫而已碁遂輟園宅閑素門無雜客性不飲酒而不愛重賓遊病久不復堪讀書或以奕碁永日名士有素懷者時相尋候無雜言唯論經史好讀太玄經又注揚雄蜀都賦每云我欲與揚子雲周旋患痢十七年竟不愈亡歲以痢疾終膺之弟子瑞為御史中丞正色舉察為朝廷所許以疾去職就拜祠部尚書卒贈儀同三司瀛州刺史諡曰文節子瑞妻陸令萱妹及令萱得寵於後主重贈子瑞開府儀同三司中書監濕縣伯諸子亦並居顯職同遊給

事黄門侍郎同回太常少卿同憲通直常侍同遊終爲佳吏隋開皇中爲尚書戶部侍郎卒於遂州刺史子瑞弟幼之清貞有行武平末爲大理卿開皇中卒於眉州刺史

竇泰字世寧太安捍殊人也本出清河觀津冑祖羅魏統萬鎮將因居北邊父樂魏末破六韓拔陵爲亂與鎮將楊鈞固守遇害泰貴追贈司徒初泰母夢風雷暴起若有雨狀出庭觀之見電光奪目駛雨霑灑寤而驚汗遂有娠朞而不産大懼有巫曰度河湔裙産子必易便向水所忽見一人曰當生貴子可徙而南泰母從之俄而生泰及長善騎射有勇略泰父兄戰歿於鎮泰身負骸骨歸尒朱榮以

從討邢杲功賜爵廣阿子神武之爲晉州請泰爲鎮城都督參謀軍事累遷侍中京畿大都督尋領御史中尉泰以勳戚居臺雖無多糾舉而百寮畏懼天平三年神武西討令泰自潼關入四年泰至小關爲周文帝所襲衆盡没泰自殺初泰將發鄴鄴有惠化尼謡云竇行臺去不廻未行之前夜三更忽有朱衣冠幘數千人入臺云收竇中尉宿直兵吏皆驚其人入數屋俄頃而去旦視關鍵不異方知非人皆知其必敗贈大司馬太尉録尚書事謚曰武貞泰妻武明婁后妹也泰雖以親見待而功名自建齊受禪祭告其墓皇建初配享神武廟庭子孝敬嗣位儀同三司

尉景字士真善無人也秦漢置尉候官其先有居此職者因以氏焉景性温厚頗有俠氣魏孝昌中北鎮反景與神武入杜洛周中仍共歸尒朱榮以軍功封博野縣伯後從神武起兵信都韓陵之戰唯景所統失利神武入洛留景鎮鄴尋進封為公景妻常山君神武之姊也以勳戚每有軍事與庫狄干常被委重而不能忘懷財利神武每嫌責之轉冀州刺史又大納賄發夫獵死者三百人庫狄干與景在神武坐請作御史中尉神武曰何意下求卑官干曰欲捉尉景神武大笑令優者石董桶戲之董桶剝景衣曰公剝百姓董桶何為不剝公神武誡景曰可以無貪也景

曰與爾計生活孰多我止人上取爾割天子調神武笑不
答改封長樂郡公歷位太保太傅坐匿亡人見禁止使崔
暹謂文襄曰語阿惠兒富貴欲殺我邪神武聞之泣詣闕
曰臣非尉景無以至今日三請帝乃許之於是黜為驃騎
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神武造景景恚臥不動叫曰殺我
時趣邪常山君謂神武曰老人去死近何忍煎迫至此又
曰我為爾汲水胝生因出其掌神武撫景為之屈膝先是
景有果下馬文襄求之景不與曰土相扶為墻人相扶為
王一馬亦不得畜而索也神武對景及常山君責文襄而
杖之常山君泣救之景曰小兒慣去放使作心腹何須乾

啼遂哭不聽打邪尋授青州刺史操行頗改百姓安之徵
授大司馬還疾甍於州贈太師尚書令齊受禪以景元勳
詔祭告其墓皇建初配享神武廟庭追封長樂王子粲少
歷顯職性麤武天保初封厙狄干等為王粲以父不預王
爵大恚恨十餘日閉門不朝帝怪遣使就宅問之隔門謂
使人曰天子不封粲父作王粲不如死使云須開門受敕
粲遂彎弓隔門射使者以狀聞之文宣使段韶諭旨粲見
韶唯撫膺大哭不答一言文宣親詣其宅慰之方復朝請
尋追封景長樂王粲襲爵位司徒太傅甍子世辯嗣周師
將入鄴令世辯率千餘騎覘候出滏口登高阜西望遥見

群烏飛起謂是西軍旗幟即馳還比至紫陌橋不敢顧隋
開皇中卒於淅州刺史
婁昭字菩薩代郡平城人也武明皇后之母弟也祖父提
雄傑有識度家僮千數牛馬以谷量性好周給士多歸附
之魏太武時以功封眞定侯父內干有武力未仕而卒昭
貴魏朝贈司徒齊受禪追封太原王昭方雅正直有大度
深謀腰帶八尺弓馬冠時神武少親重之昭亦早識人雄
曲盡禮敬數隨神武獵每致請不宜乘危歷險神武將出
信都昭贊成大策即以爲中軍大都督從破尒朱兆於廣
阿封安喜縣伯改濟北公又徙濮陽郡公授領軍將軍魏

孝武將貳於神武昭以疾辭還晉陽後從神武入洛兖州
刺史樊子鵠反以昭爲東道大都督討之子鵠既死諸將
勸昭盡捕誅其黨昭曰此州無狀橫被殘賊其是怨其
人何罪遂皆捨焉後轉大司馬仍領軍遷司徒出爲定州
刺史昭好酒晚得偏風雖愈猶不能處劇務在州事委寮
屬昭舉其大綱而已薨於州贈假黃鉞太師太尉謚曰武
齊受禪詔祭告其墓封太原王皇建初配享神武廟庭長
子仲達嗣改封濮陽王次子定遠少歷顯職外戚中偏爲
武成愛狎別封臨淮郡王武成大漸與趙郡王等同受顧
命位司空趙郡王之奏黜和士開定遠與其謀遂納士開

賄賂成趙郡之禍其貪鄙如此尋除瀛州刺史初定遠弟季略穆提婆求其伎妾定遠不許因高思好作亂提婆令臨淮國郎中金造遠陰與思好通後主令開府段暢率三千騎掩之令侍御史趙秀通至州以贓貨事劾定遠定遠疑有變遂縊而死昭兄子叡

叡字佛仁父拔魏南部尚書叡幼孤被叔父昭所養為神武帳內都督封掖縣子累遷光州刺史在任貪縱深為文襄所責後改封九門縣公齊受禪除領軍將軍別封安定侯叡無他器幹以外戚貴幸縱情財色為瀛州刺史聚斂無厭皇建初封東安王大寧元年進位司空平高歸彥於

冀州還拜司徒河清三年濫殺人爲尚書左丞宋仲羨彈
奏經赦乃免尋爲太尉以軍功進大司馬武成至河陽仍
遣總偏師赴縣瓠叡在豫境留停百餘日專行非法詔免
官以王還第尋除太尉薨贈大司馬子子産嗣位開府儀
同三司
庫狄干善無人也曾祖越豆眷魏道武時以功割善無之
西臘汗山地方百里以處之後率部落北遷因家朔方干
鯁直少言有武藝魏正光初除掃逆黨授將軍宿衞於内
以家在寒鄉不宜毒暑冬得入京師夏歸鄉里孝昌元年
北邊擾亂奔雲中爲刺史費穆送于尒朱榮以軍主隨榮

入洛後從神武起兵破四胡於韓陵封廣平縣公尋進郡
公河陰之役諸將大捷唯干兵退神武以其舊功竟不責
黜尋轉太保太傅及高仲密以武牢叛神武討之以干爲
大都督前驅干上道不過家見侯景不遑食景使騎追饋
之時周文自將兵至洛陽軍容甚盛諸將未欲南度干決
計濟河神武大兵繼至遂大破之還爲定州刺史不閑吏
事事多煩擾然清約自居不爲吏人所患遷太師天平初
以干元勳佐命封章武郡王轉太宰干尚神武妹樂陵長
公主以親地見待自預勳王常揔大衆威望之重爲諸將
所伏而最爲嚴猛曾詣京師魏譙王元孝友於公門言戲

過常無能面折者千正色責之孝友大慰時人稱善竟贈
假黃鉞太宰給轀輬車謚曰景烈千不知書署名為千字
逆上畫之時人謂之穿錐又有武將王周者署名先為吉
而後成其外二人至孫始竝知書千皇建初配享神武廟
庭子伏敬位儀同三司卒子士文嗣士文性孤直雖鄰里
至親莫與通狎在齊襲封章武郡王位領軍將軍周武帝
平齊山東衣冠多來迎唯士文閉門自守帝奇之授開府
儀同三司隨州刺史隋文受禪加上開府封湖陂縣子尋
拜貝州刺史性清苦不受公料家無餘財其子嘗噉官厨
餅士文枷之於獄累日杖之二百步送還京僮隸無敢出

門所買鹽菜必於外境凡有出入皆封署其門親故絕迹慶弔不通法令嚴肅吏人股戰道不拾遺有細過必深文陷害嘗入朝遇上賜公卿入左藏任取多少人皆極重士文獨口銜絹一匹兩手各持一匹上問其故士文曰臣口手俱足餘無所須上異之別賞遺之士文至州發擿姦諂長吏尺布斗粟之贓無所寬貸得千人奏之悉配防嶺南親戚相送哭聲遍於州境至嶺南遇瘴癘死者十八九於是父母妻子唯哭士文士文聞之令人捕搦捶楚盈前而哭者彌甚司馬京兆韋焜清河令河東趙達二人並苛刻唯長史有惠政時人語曰刺史羅殺政司馬蝮蛇瞋長史

含笑判清河生喫人上聞歎曰士文暴過猛獸竟坐免未幾爲雍州長史謂人曰我向法深不能窺候貴要無乃必死此官及下車執法嚴正不避貴戚賓客莫敢至門人多怨望士文從妹爲齊氏嬪有色齊滅後賜薛公長孫覽覽妻鄭氏妬譖之文獻后令覽離絕士文耻之不與相見後應州刺史唐君明居母憂娉以爲妻由是君明士文並爲御史劾士文性剛在獄數日憤恚而死家無餘財有三子朝夕不繼親賓無贍之者

韓執字伯年太安狄那人也少有志操深沈喜怒不形於色神武鎮晉州引爲鎮城都督及起兵於信都執贊成大

策從破尒朱兆於廣阿又從韓陵陣封平昌縣侯仍督中
軍從破尒朱兆於赤谼嶺再遷秦州刺史甚得邊和神武
巡秦州欲以軌還仍賜城人戶別絹布兩疋州人田昭等
七千戶皆辭不受唯乞留軌神武嘉歎乃留焉頻以軍功
進封安德郡公遷瀛州刺史在州聚斂爲御史糾劾削除
官爵未幾復其安德郡公歷位中書令司徒齊受禪封安
德郡王軌妹爲神武所納生上黨王渙復以勳戚歷登台
鉉常以謙恭自處不以富貴驕人後拜大司馬從文宣征
蠕蠕在軍暴疾薨贈假黃鉞太宰太師謚曰肅武皇建初
配享文襄廟庭子晉明嗣天統中改封東萊王晉明有俠

氣諸勲貴子孫中最留心學問好酒誕縱招引賓客一席之費動至萬錢猶恨儉率朝廷欲處之貴要地必以疾辭告人云廢人飲美酒對名勝安能作刀筆吏披反故紙乎武平末除尚書左僕射百餘日便謝病解官

段榮字子茂姑臧武威人也祖信仕沮渠氏後入魏以豪族徙北邊仍家於五原郡父連安北府司馬榮少好歷術專意星象正光中謂人曰吾今觀玄象察人事不及十年當有亂矣亂起此地天下因此橫流無可避也未幾如言榮初之柱洛周因奔尒朱榮及神武起兵榮贊成之神武南討鄴留榮鎮信都仍授定州刺史時攻鄴未克榮轉輸

無關神武入洛論功封姑臧縣侯轉授瀛州刺史榮妻武明皇后長姊也榮恐神武招私親之議固推諸將竟不之州尋歷相濟秦三州所在百姓愛之神武將圖関右榮辭未可及渭曲敗神武曰不用段榮言以至於此尋除山東大行臺領本州流人大都督甚得物情卒贈太尉謚曰昭景皇建初配享神武廟庭二年重贈大司馬尚書令武威王長子韶嗣

韶字孝先少工騎射有將領才略以武明皇后甥神武益器愛之常置左右以為心腹領親信都督神武拒介朱兆於廣阿憚兆兵衆韶曰所謂衆者得衆人之死所謂彊者

得天下之心尒朱裂冠毀冕拔本塞原芒山之會搢紳何
罪殺主立君不脫旬朔天下從亂十室而九王躬昭德義
誅君側之惡何往而不克哉神武曰吾雖以順討逆恐無
天命韶曰聞小能敵大小道大淫皇天無親唯德是輔今
尒朱外賊天下內失善人智者不為謀勇者不為鬬不肖
失職賢者取之復何疑也遂與挑戰敗之頻以軍功封下
洛縣男後廻賜父爵姑臧縣侯芒山之役為賀拔勝所窘
韶從傍馳馬反射斃其馬追騎不敢進遂免賜鞍下馬并
金進爵為公及征玉壁攻城未下神武不豫謂大司馬斛
律金司徒韓軌左衞將軍劉豐等曰吾每謂孝先論兵殊

有英略若比來用其謀可無今日之勞矣吾患危篤欲委孝先以鄴下事若何僉等咸曰知臣莫若君實無出孝先者仍令韶從文宣鎮鄴召文襄赴軍顧命文襄以孝先爲託令軍旅大事並與籌之及神武崩侯景反文襄還鄴留韶守晉陽委以軍事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文宣受禪除尚書右僕射遷冀州刺史天保四年梁將東方白額潛至宿豫詔韶討之既至會梁將嚴超達等軍逼涇州陳霸先將攻廣陵尹令思謀襲盱眙三軍咸懼韶謂諸將曰自梁氏喪亂國無定主人懷去就霸先外託同德內有離心吾揣之熟矣乃留儀同三司敬顯儁等圍宿豫自倍

道赴涇州塗出盱眙令思不虞大軍卒至望旗而奔進破超達軍廻赴廣陵霸先遁走旋師宿豫遣辯士喻白額白額開門請盟盟訖度白額終不爲用斬之并其諸弟竝傳首京師封平原郡王歷司空司徒大將軍尚書令太子太師以繼母憂去職尋起爲大司馬仍爲尚書令遷録尚書事并州刺史後與東安王婁叡平高歸彥遷太傅仍位并州爲政不存小察甚得人和周文遣將率羌夷與突厥合衆逼晉陽武成自鄴倍道赴之時大雪諸將或欲逆之韶曰不如陣以待之彼勞我逸破之必矣遂大破之進位太師周冢宰宇文護母閻氏先配中山宮護聞尚存乃因邊

境移書請還其母并通隣好韶以為護外託為相其實王也為母請和不通一介之使據移送書恐示以弱且外許之待通和往復放之未晚不聽遂遣使以禮將送護得母仍遣將尉遲迥等襲洛陽詔蘭陵王長恭大將軍斛律光擊之軍次芒山下逗留未進武成召韶欲赴洛陽圍但以突厥為慮韶曰北虜侵邊事等疥癬西羌闚逼是膏肓之病帝仍令韶督精騎一千發晉陽五日便濟河遇周軍於大和谷與諸將陣以待之韶為左軍蘭陵王為中軍斛律光為右軍上山逆戰韶且却引待其力弊下馬擊之周人大潰洛城圍亦即奔遁除太宰封靈武縣公天統三年除

丞相四年別封永昌郡公食滄州幹武平二年出晉州道到定隴築威敵平寇二城而還二月周師來寇遣韶與右丞相斛律光太尉蘭陵王長恭往行達西境有栢谷城者敵之絕險諸將莫肯攻圍韶曰汾北河東勢為國家之有若不去栢谷事同痼疾計彼會兵在南道今斷其要路救不能來城勢雖高其中甚狹火弩射之一旦可盡遂攻之城潰仍城華谷置戍而還封廣平郡公是月周又遣將攻邊斛律光先率軍禦之韶亦請行五月到服秦城西人於姚襄城南更起城鎮韶抽壯士從北襲之使人潛度河告姚襄城中內外相應進戰大破之諸將咸欲攻其新城

韶曰此城一面阻河三面地險不可攻不如更作一城壅其要道破服秦併力圖之從之六月徙圍定陽七月屠其外城時韶病在軍中謂蘭陵王曰此城三面重澗並無走路唯慮東面一處耳賊若突圍必從此出長恭乃設伏其夜果如策伏兵擊之大潰韶竟以病薨賜温明祕器輼輬車軍校之士陳送至平恩墓所發卒起冢贈假黄鉞相國太尉録尚書事謚忠武韶出總軍旅入參帷幄功既居高重以婚媾之故望傾朝野而長於計略善於御衆得將士之心又雅性温慎有宰相之風教訓子弟閨門雍肅事後母以孝聞齊代勳貴家罕有及者然僻於好色雖居要重

微服間行魏黃門郎元瑀妻皇甫氏緣瑀謀逆沒官韶美之上啓固請文襄賜之別宅愛之禮同正嫡尤留於財親戚故舊略無施與其子深尚公主并省丞郎在家佐事十餘日輦輿辭還入唯賜一盃酒元妃所生三子懿深亮皆宦達懿字德猷尚潁川長公主拜駙馬都尉襲封平原王位行臺右僕射兼殿中尚書卒子寶鼎尚中山長公主隋開皇中開府儀同三司大業初卒於饒州刺史深字德深美容貌寬謹有父風天保中受父封姑臧縣公尚東安公主位侍中韶病篤詔封深濟北王以慰其意入周拜大將軍郡公坐事死亮字德堪隋大業初位汴州刺史卒於汝

南郡守

韶弟孝言小警發有風儀齊受禪其兄韶以別封霸城縣侯授之歷中書黃門侍郎典機密又歷祕書監度支尚書清都尹孝言本以勳戚致位通顯驕奢無憚曾夜過其客宋孝王家呼坊人防援不時赴遂拷殺之又與諸淫婦密遊其夫覺又拷掠而殯時死內須果木課人間及僧寺備輸孝言恣分向其私宅種植又斂內及園中須石差車從漳河運載復分車迴取事發出為海州刺史累遷吏部尚書祖珽執政將廢趙彥深引孝言為助加侍中孝言待物不平抽擢非賄則舊有將作丞崔成於衆中抗言尚書天

下尚書豈獨段家尚書也孝言無辭以對唯厲色遣下尋除中書監加特進又託韓長鸞共構祖珽之短及珽出後孝言除尚書右僕射仍掌選舉恣情用捨請謁大行敕浚京城北隍孝言監作儀同三司崔士順將作大匠元士將太府少卿酈孝裕尚書左戶郎中薛叔昭司州中從事崔龍子清都尹丞李道隆鄴縣令尉長卿臨漳令崔象成安令高子徹等並在孝言部下典作日別置酒高會諸人膝行跪伏稱觴上壽或自陳屈滯更請轉官孝言意色揚揚以為己任皆隨事報荅許有加授富商大賈多被銓擢所進用人士咸是險縱之流尋遷左僕射特進侍中如故孝言

富貴豪侈尤好女色後取妻定遠姿董氏大耽愛之為此內外不和更相糾列又於晉陽監作坐事除名徙光州隆化主敗後有敕追還孝言雖黷貨無厭恣情酒色然舉止風流招致名士美景良辰未嘗虛棄賦詩奏伎以盡歡洽雖草萊之士粗閑文藝多引入賓館與同興賞其貧賤者亦時乞遺時論復以此多之齊亡入周位上開府

斛律金字阿六敦朔州敕勒部人也高祖倍侯利魏道武時內附位大羽真賜爵孟都公祖幡地斤殿中尚書父那瓌光祿大夫贈司空金性敦直善騎射行兵用匈奴法望塵知馬步多少嗅地知軍度遠近初為軍主與懷朔鎮將

楊鈞送蠕蠕主阿那瓌瓌見金獵射歎其工及破六韓拔陵搆逆金擁衆屬焉署金爲王金度陵終敗乃統所部叛陵詣雲州魏除爲第二領人酋長秋朝京師春還部落號曰鷹臣仍稍引南出黄瓜堆爲杜洛周所破與兄平二人脫身歸尒朱榮爲別將孝莊立賜爵阜城男位金紫光祿大夫神武客懷朔復金賛成大謀太昌初爲汾州刺史進爵爲侯從神武破紇豆陵於河西沙苑之役神武以地阨少却軍爲西師所乘遂亂張華原以簿帳歷營點兵莫有應者神武將集兵便戰金曰衆散將離其勢不可復用宜急向河東神武據鞍未動金以鞭拂馬神武乃還於是大

崩喪甲士八萬侯景斂西魏力人持大棒守河橋衣甲厚
射之不入賀拔仁候其轉面射一發斃之是役也無金先
請還幾至危矣及高仲密西叛周文攻洛陽從神武破之
還除大司馬改封石城郡公金性質直不識文字本名敦
苦其難署改名爲金從其便易猶以爲難司馬子如教爲
金字作屋况之其字乃就神武重其古質每誡文襄曰爾
所使多漢有讒此人者勿信之及文襄嗣事爲肆州刺史
文宣受禪封咸陽郡王天保三年就除太師四年解州以
太師還晉陽車駕幸其第 六宮及諸王盡從置酒極夜方
罷帝欣甚詔金第二子豐樂爲武衛大將軍賜帛五千匹

謂曰公元勳佐命父子忠誠朕當結以婚姻永爲藩衛仍詔金孫武都尚義寧公主成禮之日帝從皇太后幸金宅皇后太子諸王皆從其見待如此後蠕蠕爲突厥破散慮其犯塞詔金屯兵白道以備之多所俘獲弃表陳虜奇取狀文宣乃與金共討之進位右丞相食齊州幹遷左丞相帝晚年敗德嘗持矟走馬以擬金胷者三金立不動於是賜物千段孝昭踐阼納其孫女爲皇太子妃詔金朝見聽乘步挽車至階武成即位禮遇彌重又納其孫女爲太子妃金曾遣人獻食中書舍人李若誤奏云金自來武成出昭陽殿敕侍中高文遙將羊車引之若知事誤更不敢出

映廊下文遥還覆奏帝罵若云空頭漢合殺亦不加罪金長子光大將軍次子羨及孫武都並開府儀同三司出鎮方岳其餘子孫皆封侯貴達一門一皇后二太子妃三公主尊寵當時莫比金嘗謂光曰我雖不讀書聞古來外戚梁冀等無不傾滅女若有寵諸貴人妬女若無寵天子嫌之我家直以立勳抱忠致富貴豈藉女也辭不獲免常以爲憂天統三年薨年八十贈假黄鉞相國太尉公贈錢一百萬諡曰武子光嗣

光字明月馬面彪身神爽雄傑少言笑工騎射初爲侯景部下彭樂謂高敖曹曰斛律家小兒不可三度將行後奪

人名以庫直事文襄從出野見鴈雙飛來文襄使光馳射之以二矢俱落焉後從金西征周文帝長史莫孝暉在行間光年十七馳馬射中之因禽於陣神武即擢授都督封永樂子又嘗從文襄於洹橋校獵雲表見一大鳥射之正中其頸形如車輪旋轉而下乃鵰也丞相屬邢子高歎曰此射鵰手也當時號落鵰都督齊受禪別封西安縣子皇建元年進爵鉅鹿郡公時樂陵王百年為皇太子求妃孝昭以光世載醇謹納其長女為太子妃歷位太子太保尚書令司空司徒河清三年周大司馬尉遲迥齊公憲庸公王雄等衆十萬攻洛陽光率騎五萬馳往戰於芒山迥等

大敗光親射雄殺之迴憲僅而獲免仍築京觀武成幸洛陽策勲遷太尉初文宣時周人常懼齊兵之西度恒以冬月守河椎氷及帝即位朝政漸紊齊人椎氷懼周兵之逼光憂曰國家常有吞関隴之志今日至此而唯翫聲色先是武成納光第二女為太子妃天統元年拜皇后光轉大將軍三年六月父喪去官其月詔起光及弟羨並復位秋除太保襲爵咸陽王遷太傅十二月周軍圍洛陽壅絶糧道武平元年正月詔光率步騎三萬禦之鋒刃纔交周將宇文桀衆大潰直到宜陽軍還擊周齊王憲等衆大潰詔加右丞相并州刺史其年冬光又率步騎五萬於玉壁築

華谷龍門二城與憲相持憲不敢動二年率衆築平隴等
鎭戍十三所周柱國枹罕公普屯威柱國常孝寬等來逼
平隴光與戰於汾水大破之周遣其柱國紇干廣略圍宜
陽光率步騎五萬赴之戰於城下取周建安等四戍捕千
餘人而還軍未至鄴敕令便放兵散光以功勳者未得慰
勞若散恩澤不施乃密表請使宣旨軍仍且進朝廷發使
遲留軍還將至紫陌光駐營待使帝聞光軍營已逼心甚
惡之急令舍人追光入見然後宣勞散兵拜左丞相別封
清河郡公光嘗在朝堂垂簾而坐祖珽不知乘馬過其前
光怒謂人曰此人乃敢尒後珽在内省言聲高慢光過聞

之又怒珽知光忿賂其從奴搕頭曰自公用事相王每夜
抱膝歎曰盲人用權國必破矣珽省事褚士達夢人倚户
授其詩曰九升八合粟角斗定非真堰却津中水將留何
處人以告珽珽占之曰角斗斛字津却水何留人合成律
字非真者解斛律於我不實士達又言所夢狀乃其父形
也珽由是懼又穆提婆求娶光庶女不許帝賜提婆晉陽
之田光言於朝曰此田神武以來常種禾飼馬以擬寇難
今賜無乃闕軍務也帝又以鄴清風園賜提婆租賃之於
是官無菜賒買於人負錢三百萬其人訴焉光曰此菜園
賜提婆是一家足若不賜提婆便百官足由是祖穆積怨

周將韋孝寬懼光乃作謠言令間諜漏之於鄴曰百斗飛
上天明月照長安又曰高山不推自崩槲樹不扶自竪珽
讀之曰盲老公背上下大斧饒舌老母不得語令小兒歌
之於路提婆聞以告其母令萱以饒舌爲斥己盲老公謂
祖珽也遂協謀以謠言啓帝曰斛律累世大將明月聲震
關西豐樂威行突厥女爲皇后男尚公主謠言可畏帝以
問韓長鸞鸞以爲不可事寢光又嘗謂人曰今軍人皆無
褌袴後宮內參一賜數萬匹府藏稍空此是何理受賜者
聞之皆曰天子自賜我關相王何事珽又通啓求見帝使
以庫車載入珽因請間唯何洪珍在側帝曰前得公啓即

欲施行長鸞以爲無此理未可班未對洪珎進曰若本無
意則可既有此意不決行萬一事泄如何帝然洪珎言而
猶預未決班令武都妾兄顏玄告光謀爲不軌又令曹魏
祖奏言上將星盛不誅恐有災禍先是天狗西流占曰秦
地案秦即咸陽也自太廟及光宅並見血先是三日鼠常
晝見光寢室常投食與之一朝三鼠俱死又牀下有二物
如黑豬從地出走其穴膩滑大蛇屢見屋脊有聲如彈丸
落又大門橫木自焚擣衣石自移既而丞相府佐封士讓
密啓云光前西討還救令便放兵散光令軍逼帝京將爲
不軌不果而止家藏弩甲奴僮千數每使豐樂武都處陰

謀往來若不早圖恐事未可測帝謂何洪珎曰人心亦大
聖我前疑其欲反果然帝性怯恐即有變令洪珎馳召祖
珽告之又恐追光不從命珽因請賜其一駿馬令明日乘
至東山遊觀須其來謝因執之帝如其言光將上馬頭眩
及至引入涼風堂劉桃枝自後撲之不倒光曰桃枝常作
如此事我不負國家桃枝與力士三人以弓絃罥其頸遂
拉殺之年五十八血流於地剗之迹終不滅於是下詔稱
其反族滅之使二千石郎邢祖信掌簿籍其家珽於都省
問所得物祖信曰得弓十五張宴射箭一百貝刀七口賜
矟二張珽又厲聲曰更得何物曰得棗子枝二十束擬奴

僕與人鬬者不問曲直即以杖之一百具大慙乃下聲曰
朝廷已加重刑郎中何可分雪及出人尤其抗直祖信慨
然曰好宰相尚死我何惜餘生祖信少年時父遜爲李庶
所鄉因詣庶謂庶曰暫來見鄉還辭鄉去庶父諧杖庶而
謝焉光居家嚴肅見子弟若君臣雖極貴盛性節儉簡聲
色不營財利杜絶饋餉門無賓客罕與朝士交言不肯預
政事每會議常獨後言言輒合理將有表䟽令人執筆口
占之務從省實行兵用匈奴卜法吉凶無不中軍營未定
終不入幕或竟日不坐身不脫介胄常爲士卒先有罪者
唯大杖撾背未甞妄殺衆皆爭爲之死宜陽之役謂周人

曰歸我七年人不然取爾十倍周人即歸之在西境築定
誇諸城馬上以鞭指畫所取地皆如其言拓地五百里而
未嘗伐功板築之役鞭撻人士頗稱其嚴自結髮從戎未
嘗失律深為隣敵慴憚罪既不彰一旦屠滅朝野惜之周
武帝聞光死赦其境內後入鄴追贈上柱國崇國公指詔
書曰此人若在朕豈得至鄴長子武都位特進開府儀同
三司梁兗二州刺史所在唯事聚斂光死遣使於州斬之
小子鍾年甫數歲獲免周朝襲封崇國公隋開皇中卒於
車騎將軍
羨字豐樂少機警善騎射河清三年為都督幽州刺史其

年突厥十餘萬寇州境羨揔諸將禦之突厥望見軍容齊整遂不敢戰遣使求款附天統元年五月突厥可汗遣使請朝貢自是歲時不絶羨有力焉詔加行臺僕射羨以虜屢犯邊塞自庫推戍東距於海二千餘里其間凡有險要或斬山築城斷谷起障并置立戍邏五十餘所又導高梁水北合易京東會於潞因以灌田公私獲利在州養馬二千匹部曲三千以備邊突厥謂之南面可汗四年遣行臺尚書令別封高城縣侯羨歷事數帝以謹直稱雖極榮寵不自矜尚以合門貴盛深以為憂武平元年乃上書推讓乞解所職詔不許其年秋進爵荊山郡王羨慮禍使人騎

快騾迎至鄴無日不得音問後二日鄴使不至家人乞養憂之又妻著枷鎖勸豐樂速奔突厥羡不從占其妻曰枷者加官鎖者鎖鎖吉利及光誅敕中領軍賀拔伏恩等十餘人馳驛捕之遣領軍大將軍鮮于桃枝洛州行臺僕射獨孤永業便發定州騎卒續進伏恩等既至門者白羡曰使人衷甲馬汗宜閉城門羡曰敕使豈可疑拒出迎之遂見執死於長史聽事謂其妻曰啓太后臣兄弟死自當知臨刑歎曰富貴如此女爲皇后公主滿家常使三百兵何得不敗并害五子年十五巳下者宥之羡未誅前忽令其在州諸子五六人鎖頸乘驢出城合家泣送之至閤日晚

而歸吏人莫不驚異行燕郡守馬嗣明道術之士也爲羨所欽竊問之答云須有攘厭數日而有此變羨及光並工騎射少時獵父金命子孫會射而觀之泣曰明月豐樂用弓不及我諸孫又不及明月豐樂世衰矣每日令出田還即効所獲光獲少必麗龜達掖羨獲雖多非要害之所光恒家賞羨或被捶人問其故云明月必背上著箭豐樂隨處即下手數雖多去兄遠矣聞者服其言金兄平少便弓馬神武起以都督從皇建初封定陽郡公後爲青州刺史卒贈太尉

論曰齊神武以晉陽戎馬之地霸圖攸屬練兵訓旅遙制

朝權鄴都機務情寄深遠孫騰高隆之司馬子如等俱不能清貞守道以康亂為懷而後斂貨財塡彼溪壑昔蕭何之鎮関中荀彧之居許下不亦異於是乎賴文襄入輔責以驕縱厚遇崔暹奮其霜簡不然則君子屬厭豈易間焉子如徒以少相親重情深昵狎義非草昧恩結寵私勲德莫聞坐致台輔消難去齊歸周義非殉國向背不已晚又奔陳一之謂甚胡可而再膺之風素可重幼之清簡自立有足稱者竇泰尉景婁昭厙狄干韓軌等竝以外戚近親屬雲雷之舉位非寵進功籍勢成附翼攀鱗為佐命之首定遠以常人之才而因趙郡忠正将以志除朝蠹謀逐

佞臣而信納姦凶反受其亂遂使庸豎肆毒每賢戚見誅敗
政害時莫大於此鄙語曰利以昏智況定遠非智者乎段
榮以姻戚之重遇時來之會功伐之地亦足稱焉韶光輔
七君克隆門業每出當閫外或任處留臺以猜忌之朝終
其眉壽屬亭候多虞為有齊上將豈其然乎當以志謝矜
功名不逾實不以威權御物不以智數要時欲求覆餗其
可得也禮云率性之謂道此其効歟斛律金以神武撥亂
之始翼成王業忠款之至成此大功故能終享遐年位高
百辟視其盈滿之戒動之徵也繼及後嗣遂至誅夷既處
威權之重蓋符道家所忌光以上將之子有沈毅姿戰將

兵權暗同韜略臨敵制勝變化無方自關河分隔年將四紀以高氏霸王之期屬宇文草創之日出軍講伐屢挫兵威而大寧已還東隣浸弱關西前收巴蜀又殄江陵叶建瓴而用武成并吞之壯志光每臨戎誓衆式遏邊鄙戰則前無完陣攻則罕有全城齊氏必致拘原之師秦人無復啓關之策而世亂讒勝詐以震主之威主暗時艱自毀藩籬之固昔李牧之為趙將也北翦胡寇西却秦軍郭開譖之牧死趙滅其議誅光者豈秦之反間歟何同術而同亡也內令諸將解體外為彊隣滅讎嗚呼後之君子可為深戒者歟

列傳第四十二　　北史五十四

列傳四十三　　北史五十五

敬顯儁

平鑒

唐邕

白建

元文遙

趙彥深

赫連子悅

馮子琮　子慈明

郎基　子茂

孫搴字彥舉樂安人世寒賤少勵志勤學自檢校御史再

遷國子助教太保崔光引修國史歷行臺郎後預崔祖螭反逃於王元景家遇赦乃出孫騰以宗情薦之齊神武未被知也會神武西征登鳳陵命中外府司馬李義深相府城局李士略共作檄文皆辭請以搴代神武乃引搴入帳自爲吹火催促之搴神色安然援筆立就其文甚美神武大悅即署相府主簿專典文筆又能通鮮卑語兼宣傳號令當煩劇之任大見賞重賜妻韋氏既士人子女又兼色貌時人榮之文襄初欲之鄴揔知朝政神武以其年少未許搴爲致言乃果行恃此自乞特進文襄但加散騎常侍時大括人爲軍士逃隱者身及主人三長守令罪以大辟

没其家於是所獲甚衆搴之計也搴學淺行薄邢邵嘗謂曰須更讀書搴曰我精騎三千足敵君羸卒數萬搴少時與温子昇齊名嘗謂子昇卿文何如我子昇謙曰不如卿搴要其爲誓子昇笑曰但知劣於卿便是何勞旦旦搴悵然曰卿不爲誓事可知矣搴常服棘刺丸李諧調之曰卿應自足何假外求坐者皆笑司馬子如與高季式召搴飲酒醉甚而卒神武親臨之曰折我右臂贈吏部尚書青州刺史

陳元康字長猷廣宗人也父終德魏濟陰内史元康貴贈度支尚書謚曰貞元康頗涉文史機敏有幹用魏正光中

從李崇北伐以軍功賜爵臨清男普泰中除主書累遷司
徒高昂記室初司馬子如高季式與孫搴劇飲搴醉死神
武命求好替子如舉魏收他日神武謂季式曰卿飲殺我
孫主簿魏收作文書都不稱我意司徒嘗道一人謹密是
誰季式以元康對曰是能夜 書快吏也召之一見便授
大丞相功曹內掌機密善陳事意不為華藻遷大行臺都
官郎封安平子軍國多務元康問無不知神武臨行留元
康在後馬上有所號令九十餘條元康屈指數之盡能記
憶神武甚親之曰如此人世間希有我今得之乃上天降
佐也時趙彥深亦知機密人謂之陳趙而元康勢居趙前

性又柔謹神武之伐劉義升天寒雪深使人舉氈元康於
氈下作軍書颯颯運筆筆不及凍俄傾數紙及出神武目
之曰此何如孔子邪神武嘗怒文襄親加毆蹋極口肆罵以
告元康元康俯伏泣下霑地曰王教世子過矣神武曰我
性急瞋阿惠常如此元康大啼曰一度爲甚況常然邪神
武自是爲之懲忿時或恚撻輒曰勿使元康知又謂左右曰
元康用心誠實必與我兒相抱死高仲密之叛神武知其
由崔暹將殺之文襄匿暹爲之請神武曰我爲尒不殺然
須與苦手文襄乃出暹而謂元康曰暹若得杖不須見我
及暹見神武將解衣受罰元康趨入止伍伯因歷階升曰

王方以天下付世子世子有一崔暹不能免其杖父子尚
爾況世間人邪神武意解曰不由元康崔暹得一百乃捨
之文襄入輔居鄴下崔暹崔季舒崔昂等並被任用張亮
張徽纂並爲神武待遇然皆出元康下神武每與元康久
語文襄門外待接之時人語曰三崔二張不如一康左衛
將軍郭瓊以罪死子婦范陽盧道虞女也沒官神武啓以
賜元康爲妻元康地寒時以爲殊賞元康遂棄故妻李氏
識者非之元康便辟善事人而不能平心處物溺於財利
受納金帛不可勝紀責負交易遍於州郡爲清論所譏從
神武於芒山將戰遺失陣圖元康冒險求得之西師既敗

神武會諸將議進取策或以爲人馬疲瘦不可遠追元康曰兩雄交爭歲月已久今得大捷便是天授時不可失必須乘勝追之神武曰若遇伏兵孤何以濟元康曰前沙苑還軍彼尚無伏今者奔敗何能遠謀捨之必成後患神武不從累遷大行臺左丞及神武疾篤謂文襄曰芒山之戰不用元康言方貽汝患以此爲恨死不瞑目事皆當與元康定也神武崩祕不發喪唯元康知之文襄嗣事自晉陽將之鄴令元康預作神武條教數十紙留付段孝先趙彥深在後以次行之別封昌國縣公以從嘉名侯景反文襄逼於諸將欲殺崔暹以謝之元康諫曰今枉殺無辜虧發

刑典豈宜上負天神何以下安黎庶朝錯前事願公慎之
文襄乃止高岳討侯景未克文襄欲遣潘相樂副之元康
曰相樂緩於機變不如慕容紹宗且先王有命稱堪敵景
時紹宗在遠文襄欲召見之恐其驚叛元康曰紹宗知元
康特蒙顧待新使人來餉金以致誠款元康欲安其意故
受之而厚荅其書保無異也乃任紹宗遂破景賞元康金
五十斤王思政入潁城諸將攻之不能拔元康進曰公自
匡朝政未有殊功雖敗侯景本非外賊今潁城將陷願公
因而乘之足以取威定業文襄令元康馳驛觀之復命曰
必可拔文襄乃親征潁川益發衆軍決既至而克之賞元

康金百鋌初魏朝授文襄相國齊王諸將皆勸恭膺朝命
元康以為未可崔暹因間之薦陸元規為大行臺郎欲分
元康權元康既貪貨賄文襄內漸嫌之又欲用為中書令
以閑地處之事未施行屬將受魏禪元康與楊愔崔季舒
並在坐將大遷除朝士共品藻之文襄家倉頭蘭固成掌
廚與其弟阿改謀害文襄阿改時事文宣常執刀從期聞
東齋叫即加刃於文宣時文宣別有所之未還而難作固
成因進食置刀盤下而殺文襄元康抱文襄文襄曰可惜
可惜與賊爭力髻解被刺傷重腸出猶手書辭母口占祖
孝徵陳權宜至夜而終時年四十三時楊愔狼狽走出遺

一靴崔季舒逃匿于厠庫直紇奚舍樂捍賊死散都督王
師羅戰傷監厨倉頭薛豐洛率宰人持薪以赴難乃禽盜
固成一名京事見齊本紀祕文襄凶問故殯元康於宮中
託以出使南境虛除中書令明年乃贈司空謚曰文穆元
康卒後母李氏哀感發病而終贈廣宗郡君謚曰貞昭元
康子善藏嗣善藏溫雅有鑒裁位給事黃門侍郎隋開皇
中尚書郎大業初卒於彭城郡贊務

杜弼字輔玄中山曲陽人也祖彥衡淮南太守父慈度繁
時令弼幼聰敏家貧無書年十三寄郡學受業同郡甄琛
爲定州刺史簡試諸生見而策問應荅如響大歎異之命

其二子楷覓與交州牧任城王澄聞而召問深相嗟賞許以王佐之才澄琛還洛稱之丞相高陽王等多相招命但父祖官薄不獲優叙以軍功起家征虜府墨曹參軍典管記弼長於筆札每為時輩所推孝昌初除太學博士遷先州曲城令為政清靜遠近稱之弼父在鄉為賊所害弼居喪六年以常調除侍御史臺中彈奏皆見信任儀同竇泰西伐詔弼監軍及泰失利自殺弼與其徒六人走还陜州刺史劉貴鏁送晋陽神武責以不諫争賴房謨諫以免累遷大行臺郎中又引典掌機密甚見信待或有造次不及書教直付空紙即令宣讀承間密勸受禪神武舉杖擊走

之相府法曹辛子炎諮事云取署子炎讀署爲樹神武怒
其犯諱杖之於前弼進曰孔子言徵不言在子炎可恕神
武罵曰眼看人瞋乃復牽經引禮叱令出去弼行十許步
呼還子炎亦蒙宥文襄在鄴聞之謂楊愔曰王左右賴此
人天下蒙利豈獨吾家也初神武自晉陽東出改介朱氏
貪政使人入村不敢飲社酒及平京洛貨賄漸行弼以文
武在位罕有廉潔言之神武神武曰弼來我語爾天下濁
亂習俗已久今督將家屬多在關西黑獺常相招誘人情
去留未定江東復有一吳老翁蕭衍專事衣冠禮樂中原
士大夫望之以爲正朔所在我若急作法網恐督將盡投

黑獺士子悉奔蕭衍則何以爲國爾宜少待吾不忘之及將有沙苑之役弼又請先除內賊却討外寇指諸勳貴掠奪百姓神武不荅因令軍人皆張弓挾矢舉刀按矟以夾道使弼冒出其間曰必無傷也弼戰慄流汗神武然後喻之曰箭雖注不射刀雖舉不擊矟雖按不剌爾猶頓喪魂膽諸勳人觸鋒刃百死一生縱其貪鄙所取處大弼頓顙謝曰愚人不識至理後破芒山軍命爲露布弼即書絹曾不起草以功賜爵定陽縣男奉使詣闕魏帝見之九龍殿曰聞卿精學聊有所問經中佛性法性爲異弼曰正是一理又問曰說者妄皆言法性寬佛性愜如何弼曰在寬成

寛在愜成愜若論性體非愜非寛詔曰旣言成寛成愜何
得非愜非寛弼曰若定是寛則不能爲愜若定是愜亦不
能爲寛以非寛非愜所成雖異能成恒一上稱善引入經
庫賜地持經一部帛百疋弼性好名理探味玄宗在軍恒
帶經行注老子道德經二卷表上之遷廷尉卿會梁貞陽
侯蕭明等入寇彭城大都督高岳行臺慕容紹宗討之詔
弼爲軍司攝行臺左丞臨發文襄賜胡馬一疋曰此厩中
第二馬孤恒自乘聊以爲贈又令陳政要可爲鑒誡者弼
曰天下大務莫過刑賞二端賞一人使天下之人喜罰一
人使天下之人服二事得衷自然盡美文襄大悅曰言雖

不多於理甚要握手而別破蕭明廻破侯景於渦陽後魏
帝集名僧於顯陽殿講說佛理敕弼升師子座莫有能屈
帝歎曰此賢若生孔門則何如也闗中遣王思政據潁州
朝廷以弼行潁州攝行臺左丞及潁州平文襄曰卿試論
思政所以禽弼曰思政不察逆順之理不識大小之形不
度強弱之勢有此三蔽宜其俘獲文襄曰古有逆取順守
大吳困於小越弱燕能破強齊卿之三義何以自立弼曰
王者順而不大大而不強強而不順於義或偏得如聖旨
今既兼備鄙言可以還立文宣作相位中書令仍長史進
爵為侯弼志在匡賛知無不為及受命以預定策功遷衞

尉鄉別封長安縣伯常與邢邵扈從東山共論名理邢以
爲人死還生恐是爲蛇畫足弼曰物之未生本亦無也無
而能有不以爲疑因前生後何獨致怪邪云聖人設教本
由勸奬故懼以有來望各遂其性弼曰聖人合德天地齊
信四時言則為經行則為法而云以虛示物以詭勸人安
得使北辰降光龍宮韞櫝既如所論福果可以鎔鑄性靈
弘奬風教為益之大莫極於斯此即真教何謂非實邪云
季札言無不之亦言散盡若復聚而為物不得言無不之
也弼曰骨肉下歸於土魂氣則無不之此乃形墜魂游往
而非盡由其尚有故云無所不之若也全無之將焉適邪

云神之在人猶光之在燭燭盡則光窮人死則神滅弼曰燭則因質生光質大光亦大人則神不係形形小神不小故仲尼之智必不短於長狄孟德之雄乃遠奇於崔琰其後別與邢書前後往復再三邢理屈而止文多不載又以本官行鄭州事未發為家客告弼謀反案察無實久乃見原因此絕朝見後坐第二子廷尉監臺卿斷獄稽遲與寺官俱為郎中封靜哲所訟徙臨海鎮時楚州人東方白額謀反鎮為賊帥張綽潘天合等所攻弼率厲城人終得全固文宣嘉之敕行海州事後除膠州刺史弼所在清靜廉潔為吏人懷之躭好玄理注莊子惠施篇并易上下繫名

曰新注義苑並行於世性質直在霸朝多所匡正及文宣作相致位寮首初聞揖讓之議猶有諫言帝又嘗問弼治國當用何人對曰鮮卑車馬客會須用中國人帝以為譏己高德正居要不能下之乃至於衆前面折德正德正深以為恨數言其短又令主書杜永珍密啓弼在長史日受人屬大營婚嫁帝內銜之弼恃舊仍有公事陳請十年夏上因飲酒積其愆失遣使就州斬之尋悔驛追不及子蕤及遠徙臨海鎮次子臺卿先徙東豫州乾明初並得還鄴天統五年追贈弼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右僕射武平元年又贈驃騎大將軍謚曰文肅蕤字子美學業不如弟臺卿

而幹局過之武平中位大理少卿兼散騎常侍聘陳使主
吏部郎中隋開皇中終於開州刺史子公贍仕隋位安陽
令公贍子之松大業中起居舍人
臺卿字少山好學博覽解屬文仕齊位中書黄門侍郎修
國史既居清顯忌害人物趙彦深和士開高阿那肱等親
信之後兼尚書左丞省中以其耳聾多戲弄之下辭不得
理者乃至大罵臺卿見其口動謂爲自陳令史又故不曉
喻訓對往往乖越聽者以爲嗤笑及周武平齊歸鄉里以
禮記春秋講授子弟隋開皇初被徵入朝臺卿採月令觸
類廣之爲書名玉燭寶典十二卷至是奏之賜帛二百疋

患耳不堪吏職請脩國史拜著作郎後致仕終於家有集十五卷撰齊記二十卷竝行於世無子

房謨字敬放河南洛陽人也其先代人本姓屋引氏少淳厚雖無造次能而沉深内敏正光末歷位昌平代郡太守所在著廉恵及六鎮亂謨率郡人入九峥山結壘拒守時外無救援乃率所部奔中山遇鮮于脩禮之亂朝廷以謨得北邊人情以爲假燕州事北轉至幽州南爲脩禮所執仍陷葛榮榮敗尒朱榮啓授行冀州事尋除太寧太守榮死其黨徵兵謨不應前後斬其三使遣弟毓詣闕孝莊以毓爲都督毓弟欽爲行臺竝持節詣謨同爲經略及京都

淪覆爲賊黨建州刺史是蘭安定執繫州獄蜀人聞謨被囚竝叛安定於是給謨弱馬令軍前慰勞諸賊見謨莫不遙拜謨先所乘馬安定別給將士戰敗蜀人得之謂謨遇害莫不悲泣善養其馬不聽乘騎兒童婦女競投草粟皆言此房公馬也其結愛人心如此尒朱世隆聞而嘉之捨其罪以爲東北道行臺及尒朱氏敗濟州刺史侯景以謨先款附推謨降首謨以受眷尒朱不宜先爲反覆不從其計神武入洛冊遷潁川太守魏孝武帝入關神武以謨忠貞遣其弟毓爲大使持節勞問時軍國未寧徵發煩速至有數使同徵一物公私勞擾謨請事遣一使下自催勒朝

廷從之徵爲丞相右長史以清直甚被賞遇謨悉心盡力知無不爲前後賜其奴婢率多免放神武後賜其生口多黥面爲房字而付之神武討關右以謨兼大行臺左丞長史如故揔知府省務天平三年行定州事請在左右拾遺補闕固不肯行神武責而罷之未幾出爲兗州刺史謨選用廉清廣布恩信寮屬守令有犯必知雖號細密百姓安之轉徐州刺史始謨在兗州彭城慕其政化及爲刺史合境欣悅謨爲政如在瑕丘先是當州兵皆寮佐驅使飢寒死病動至千數謨至皆加檢勒不令煩擾以休假番代洗沐督察主司親自檢視又使傭賃令作衣服終歲還家無

不溫飽全濟甚多時梁魏和好使人入其界者咸稱歎之
神武與諸州刺史書叙謨及廣平太守羊敦廣宗太守竇
瑗平原太守許季良等清能以爲勸勵謨曾啓神武以天
下未寧宜降婚勳將收將士心深見納魏朝以河南數州
鄉俗絹濫退絹一疋徵錢三百人庶苦之謨乃表請錢絹
兩受任人所樂朝廷從之徵拜侍中監國史謨無他材學
每求退身不許尋兼吏部尚書加衛大將軍以子子遠罪
解官久之詔復本將軍起爲大丞相左長史後除晉州刺
史加驃騎大將軍攝南汾州事先時境接西魏士人多
受其官爲之防守至是酋長鎭將及都督守令前後降附

者三百餘人謨撫接殷勤人樂為用爰及深險胡夷咸來
歸服謨常以己祿物充其饗賚文襄嘉之聽用公物西魏
懼乃增置城戍慕義者自相糾合擊破之自是龍門已北
西魏戍皆平文襄特賜粟千石絹二百疋班示天下卒於
州州府相帥贈物及車牛妻子遵其遺志拒而不納謨寡
嗜慾貞白自守然內營家產足為富贍不假官俸是以世
稱清白贈司空謚曰文惠謨與子結婚盧氏謨卒後盧氏
將改適他姓有平陽廉景孫者少厲志節以明經舉郡孝
廉為謨所重至是訟之臺府不為理乃持繩詣神廟前北
面大呼曰房謨清吏忠事高祖及其死也妻子見陵神而

有知當助申之今引決訴於地下使以繩自經於樹衛士見之救解送所司朝廷哀其至誠命女歸房族謨前妻子子遂險薄謨甚嫌之不以爲子例時以謨爲後妻盧氏所譖神武亦以責謨謨陳其惡神武弗信自收恤之令與諸子同學久乃令還後與任胄等謀殺神武事發神武歎曰知子莫若父信哉因上言房謨鄭述祖李道璠三家理宜從法竊以謨立身清白履行忠謹鄭仲禮嚴祖燕兒曉始收拾李世林生自外養屬絕本宗三人特乞罪止一房魏帝許焉及謨卒子廣嗣廣弟恭懿恭懿字愼言沈深有局量達於從政仕齊平恩令濟陰太守並有能名齊亡不得

謂後頍尉遲迥亂發于家隋開皇初吏部尚書蘇威舉爲

新豐令政爲三輔最上聞而嘉之賜物四百段以所得賜

分給窮乏未幾復賜米三百石又振貧人上聞止之時雍

州諸縣令每朔朝謁上必呼恭懿至榻前訪以化下之術

威又薦之歷澤德二州司馬盧愷復奏其政美上甚異之

復賜以帛諸州朝集稱爲勸勵之首以爲上天宗廟之所

祐助豈朕寡薄能致朕即拜爲刺史卿等宜師之乃下詔

褒美因擾海州刺史未幾國子博士何妥奏恭懿尉遲迥

之黨威愷曲相舉薦上大怒恭懿竟放嶺南未幾徵還至

洪州卒論者寃之

張纂字徽纂代郡平城人也初事尒朱榮又為尒朱兆長史使於神武遂被顧識及相州城拔參丞相軍事封武安縣伯累遷神武行臺右丞從征玉壁大軍將還山東至晉州忽遇寒雨士卒饑凍有死者州以邊禁不聽入城時纂為別使遇見輙令開門內之分寄人家給其火食多所全濟神武聞而善之纂性便辟事神武二十餘歲通傳教令甚見親賞文宣時卒於護軍將軍

張亮字伯德西河隰城人也初事尒朱兆兆奔秀容左右皆密通誠款唯亮獨無啓疏及兆敗竄於窮山令亮及倉頭陳山提斬己首以降皆不忍兆乃自縊於樹亮因伏屍

巺神武嘉歎之授丞相府參軍漸見親待委以書記之任天平中爲文襄行臺郎中典七兵事雖爲臺郎常在神武左右遷右丞高仲密之叛與大司馬斛律金守河陽周文帝於上流放火船欲燒河橋亮乃備小艇百餘皆載長鎖鎖頭施釘火船將至即馳小船以釘釘之引鎖向岸火船不得及橋橋全亮之計也後自太中大夫拜幽州刺史薛琡嘗夢亮於山上挂絲以告亮且占之曰山上絲幽字也君其爲幽州乎數月而驗累遷尚書右僕射西南道行臺亮性質直勤力強濟深爲神武文襄信委然少風格好財利久在左右不能廉潔及歷數州咸有黷貨之號天保初

別封安定縣男位中領軍卒贈司空時霸府又有趙起徐
遠者並見任委起廣平人性沈謹神武頗以為相府騎兵
二局典兵馬十餘載至文宣即位累遷大鴻臚卿雖歷九
卿侍中常以本官監兵馬出內居腹心寄與二張相亞武
平中卒於師贈都督滄州刺史遠廣寧人為丞相騎兵參
軍事深為神武所知累遷東楚州刺史政有恩惠郭邑大
火城人亡產業遠躬自赴救對之流涕仍為經營皆得安
立卒於衛尉卿起遠前書並有傳更無異迹今附此云
張曜字靈光上谷昌平人也少貞謹韓軌為御史勃州府
僚佐又軌左右以贓挂網者百餘人唯曜以清白免天保

初賜爵都鄉男累遷尚書右丞文宣曾近出令曜居守帝夜還曜不時開門勒兵嚴備帝駐驛門外久之催迫甚急曜以夜深須火至面識門乃可開於是獨出見帝帝笑曰卿欲效郅君章也乃使曜前開門然後入嗟賞之賜以錦綵大寧初遷秘書監曜歷事累世奉職恪勤咸見親待未嘗有過每得祿賜輒散之宗族性節儉率素車服飲食取給而已好讀春秋月一遍時人比之賈梁道趙彥深嘗謂之曰君研尋左氏豈求杜服繆邪曜曰何爲其然乎左氏之書備敘言事惡者可以自戒善者可以庶幾故勵己温尋非欲詆訶古人得失也天統元年奏事暴疾仆於御前

武成下坐臨視呼不應帝泣曰失我良臣也旬日卒贈尚書右僕射謚曰貞簡

王峻字巒嵩靈丘人也明悟有幹略歷事神武文襄爲相府佐賜爵北平男除營州刺史營州地接邊賊數爲人患峻至州遠設斥候廣置疑兵賊不敢發合境獲安先是刺史陸士茂詐殺室韋八百餘人因此朝貢遂絕至是峻要其行路大破之虜其酋帥厚加恩禮放遣之室韋遂獻誠款朝貢不絕峻有力焉蠕蠕主菴羅辰東徙峻設伏大破之於此遷走歷位尚書河清中位南道行臺坐違格私度禁物并盜截軍糧有司定罰斬刑家口配没詔決鞭一百

除名配甲坊蠲其家口武平初卒於侍中贈司空
王紘字師羅太安狄那人也父基頗讀書有智略初從葛
榮與周文帝相知及周文據關中神武遣基與長史侯景
同往焉周文留基不遣後乃逃歸歷南益北豫二州刺史
所歷皆好聚斂然性和直吏人不甚怨苦後為奴所害贈
吏部尚書紘善騎射愛文學性敏捷年十三見揚州刺史
太原郭元貞撫其背曰讀何書曰誦孝經曰孝經云何曰
在上不驕為下不亂元貞曰吾豈驕乎紘曰君子防未萌
亦願留意元貞稱善十五隨父在北豫州行臺侯景與人
論掩衣法為當左右尚書敬顯儁曰孔子云微管仲吾其

被髮左衽以此言之右衽應是紘進曰國家龍飛朔野雄步中原五帝異儀三王殊制掩衣左右何足是非景奇其早慧賜以名馬與和中文襄召為庫直奉朝請文襄遇禍紘冒刃捍禦以忠節進爵平春縣男頻為文宣所知為領左右都督嘗與左右飲酒曰快哉大樂紘曰亦有大苦帝曰何苦紘曰長夜荒飲不悟國破是謂大苦帝默然後責紘曰爾與紇奚舍樂同事我兄舍樂死爾何不死紘曰君亡臣死自是常節但賊堅力薄故臣不死帝使燕子獻反縛之長廣王捉頭帝手刃將下紘呼曰楊遵彥崔季舒逃難位至僕射尚書冒危效命之士翻見屠戮曠古未有此

事帝投刃於地曰王師羅不得殺遂舍之後拜驃騎大將軍武平初加開府儀同三司上言突厥與周男女來往必相影響南北寇邊宜為之備五年陳人寇淮南封輔相議討之紘曰若復出頓江淮恐北狄西寇乘弊而來莫若薄賦省徭息人養士使朝廷協睦遐邇歸心征之以仁義鼓之以道德天下皆當肅清豈直江南偽陳而已高阿那肱謂衆曰從王武衛者南席衆皆同焉尋兼侍中聘周使還即正未幾卒紘好著述作鑒誡二十四篇

敬顯儁字孝英陽平太平人也少英俠從神武信都義舉歷位度支尚書神武攻鄴顯儁督造土山以功封永安縣

侯出内多歷顯官所在著名河清中卒於兖州刺史子長瑜武成時爲廣陵太守多所受納刺史陸駿將表劾之以貨事和士開以書屏風詐爲長瑜獻武成大悦駿表尋至遂不問焉遷合州刺史陷於陳卒子德亮齊亡後負罪歸德亮隋開皇中卒於尚書郎

平鑒字明達燕郡薊人也祖延魏安平太守父勝安州刺史鑒少聰敏受學於徐遵明受詩禮於弘農揚文懿遍通大義不爲章句雅有豪俠氣孝昌末見天下將亂乃之洛陽與慕容儼以客騎馬爲業兼習弓矢鑒性巧夜則胡畫以供衣食俄奔尒朱榮榮大竒之以軍功累遷襄州刺史神

武起兵信都鑒棄州自歸即授本官文襄輔政封西平縣
伯遷懷州刺史鑒奏請於州西故軹關道築城以防西軍
從之尋而魏將楊摽來攻時新築之城糧仗未集素乏水
南門内有大井隨汲即竭鑒具衣冠俯井而祝至旦而井
泉湧溢有異於常合城取足揚示敵人將士旣覩非常勇
氣自立楊摽敗以功進開府儀同三司累遷揚州刺史其
妻生男鑒因喜酣醉擅免境内因誤免關中細作二人醒
而知之上表自劾文宣特原其罪賜犢百頭羊二百口酒
百石令作樂河清一年重拜懷州刺史時和士開使求鑒
愛妾阿劉鑒即送之仍謂人曰老公失阿劉與死何異要自

爲身計不得不然後卒於都官尚書贈司空謚曰文子子
敬嗣輕險無賴姦穢所至禽獸不若隋開皇中爲晉州行
參軍爲幷州揔管秦王所殺

唐邕字道和太原晉陽人也其先自晉昌從焉父靈芝魏
壽陽令邕貴贈司空公邕少明敏有材幹初直神武外兵
曹以幹濟見知擢爲文襄大將軍督護文襄崩事出倉卒
文宣部分將校鎮壓四方夜中召邕支配造次便了帝甚
重之天保初稍遷給事中兼中書舍人封廣漢鄉男及從
征奚虜黃門侍郎表猛舊典騎兵事至是爲割配遲留鞭
杖一百仍令邕監騎兵事以猛賜邕文宣頻年出塞邕必

陪從專掌兵機承受敏速自軍吏已上勞效由緒無不諳
練占對如響或御前簡閱邕多不執文簿唱官名未嘗謬
誤七年於羊汾堤講武令邕摠為諸軍節度事畢仍監宴
射之禮親執其手引至太后前坐於丞相斛律金上啓太
后云邕一人當千仍別賜錢綵邕非唯強濟明辯亦善揣
上意是以委任彌重帝嘗白太后云邕手作文書口且處
分耳又聽受實是異人一日中六度賜物又嘗解所服青
鼠皮裘賜邕云朕意在與卿共弊除兼給事黃門中書舍
人文宣嘗登并州童子佛寺望并州城曰此何等城或曰
金城湯池天府之國帝云我謂唐邕是金城此非也後謂

邕云高德正妄說卿短而薦主書鄧敞朕已殺之卿勿勞既久欲除卿作州頻敕楊遵彥求堪代卿者如卿實不可得所以遂停文宣或切責侍臣云觀卿等不中與唐邕作奴其愛遇如此孝昭作相署相府司馬皇建元年除給事黃門侍郎大寧元年除大司農卿河清元年突厥入寇遣邕驛赴晉陽纂集兵馬在路聞虜將逼邕斟酌事宜改敕更促期會由此兵士限前畢集後拜侍中并州大中正護軍將軍從武成幸晉陽帝至武軍驛因醉責虞候都督范洪將殺之邕諫以為若非酒行戮族誅人無所怨假實有大罪因酒殺人恐招損議洪因得免死邕又以軍人教習

田獵依令十一月月別三圍以爲疲弊請每月兩圍又奏河陽晉州與周連境請於河陽懷州永橋義寧烏籍各從六州軍人幷家立軍府安置以備機急之用帝竝從之未幾出爲趙州刺史侍中護軍大中正悉如故謂曰朝臣未有帶侍中護軍中正臨州者以鄉舊勳故有此舉放鄉百餘日休息至秋間當即召邕政頗嚴酷然抑挫豪強公事甚理尋除中書監仍侍中遷尚書右僕射武平初坐斷事阿曲爲御史所劾除名久之以舊恩復除將軍開府累遷尚書令封晉昌王高思好構逆令邕赴晉陽監勒諸軍事平録尚書事屬周師攻洛陽右丞相高阿那肱赴援邕配

劉不甚從允那肱譖之由是被疎七年車駕將幸晉陽敕
斛律孝卿摠騎兵事多自決邕恃舊一旦爲孝卿所輕鬱
怏形於辭色帝從平陽敗後狼狽歸鄴邕懼那肱譖愬恨
孝卿輕已遂留晉陽與莫多婁敬顯等樹安德王爲帝尋
降周邕依例授上開府儀同大將軍再遷戶部轉少司馬
封安福郡公遷鳳州刺史隋開皇初卒邕性識明敏在齊
一代典執兵機是以九州軍士四方勇募強弱多少番代
往還器械精麤糧儲虛實精心勤事莫不諳知自大寧以
來奢侈糜費比及武平之末府藏漸虛邕支度取捨大有
裨益然既被任遇意氣漸高其未經府寺陳訴起覽辭牒

條數甚多俱爲憲臺及左丞彈劾竝御注放免司空從事中郎封長業太尉記室參軍平濤竝爲徵官錢違限邕各杖背三十齊時宰相未有撾撻朝士至是大駭物望三子長子君明開府儀同三司開皇初卒於應州刺史次子君徹中書舍人隋戎順二州刺史大業中卒於武賁郎將少子君德以邕降周伏法齊朝因神武作相丞相府外兵騎兵曹分掌兵馬及受禪諸司咸歸尚書唯此二曹不廢令唐邕白建主之謂之外兵省騎兵省後邕建位望轉隆各置省主令中書舍人分判二省事故世稱唐白云

白建字彥舉太原陽邑人初入大丞相府任騎兵曹典文

帳明解書計爲同局所推天保末兼中書舍人孝昭輔政除大丞相騎兵參軍河清二年除員外散騎常侍仍舍人三年突厥入境代忻二牧悉是細馬合數萬疋在五臺山北栢谷中避賊賊退敕建送馬定州付人養飼建以馬瘦違敕以便宜從事戎馬無損建有力焉武平末歷位尚書特進侍中中書令封高昌郡公父長命贈開府儀同三司都官尚書建雖無他才伎勤於在公以溫柔自勗與唐邕俱以典執兵馬致位卿相諸子幼弱俱爲州郡主簿男女婚嫁皆得勝流卒贈司空

元文遙字德遠河南洛陽人也魏昭成皇帝六世孫也五

世祖常山王遵父晞有孝行父卒廬於墓側而終文遥貴
贈特進開府儀同三司中書監謚曰孝文遥敏慧夙成濟
陰王暉業每云此子王佐才也暉業常大會賓客時有人
將何遜集初入洛諸賢皆賞之召河間邢卲試命文遥
誦之幾遍可得文遥一覽便誦時年始十餘歲濟陰王曰
我家千里駒今定如何邢云此殆古來未有起家員外散
騎侍郎遭父喪服闋除太尉東閤祭酒以天下方亂遂解
官侍養隱於林慮山武定中文襄徵為大將軍府功曹齊
受禪於登壇所授中書舍人宣傳文武號令楊遵彥每云
堪解穰侯印者必在斯人後忽中旨幽執竟不知所由如

此積年文宣後自宰禁獄執手愧謝親解所著金帶及御服賜之即日起為尚書祠部郎中孝昭攝政大丞相府功曹參典機密及踐祚除中書侍郎封永樂縣伯參軍國大事及帝大漸與平秦王歸彥趙郡王叡等同受顧託迎立武成武成即位任遇轉隆歷給事黃門侍郎散騎常侍侍中中書監天統二年詔特賜姓高氏籍屬宗正子弟依例歲時入廟朝祀再遷尚書左僕射進封寧都郡公仍侍中文遙歷事三王明達世務每臨軒大集多令宣敕號令文武聲韻高朗發吐無滯然探測上旨時有委巷之言故不為知音所重齊因魏宰縣多用廝濫至於士流恥居百里

文遥以縣令為字人之切遂請華選於是密令搜揚貴游子弟發敕用之猶恐其披訴揔召集神武門令趙郡王叡宣旨唱名厚加慰喻士人為縣自此始也既與趙彥深和士開同被任遇雖不如彥深清貞守道又不為士開貪淫亂政於季孟之間然性和厚與物無競故時論不在彥深之下初文遥自洛遷鄴唯有地十餘頃家貧所資衣食魏之將季宗姓被侮有人冒相侵奪文遥即以與之及貴此人尚在乃將家逃竄文遥大驚追加慰撫還以與之彼人愧而不受彼此俱讓遂為閑田至後主嗣位趙郡王叡婁定遠等謀出和士開文遥亦參其議叡見殺文遥由是出

爲西兖州刺史詰士開別士開曰處得言地使元家兒作令僕深負朝廷既言而悔仍執手慰勉之猶慮文遥自疑用其子行恭爲尚書郎以慰其心士開死自東徐州刺史徵入朝竟不用卒行恭美姿貌有父風兼俊才位中書舍人待詔文林館齊亡陽休之等十八人同入關稍遷司勳下大夫隋開皇中位尚書郎坐事徙瓜州而卒行恭少頗驕恣文遥令與范陽盧思道交游文遥嘗謂思道云小兒比日微有所知是大弟之力然白擲劇飲甚得師風思道荅云六郎辭情俊邁自是克荷堂構而白擲劇飲亦天性所得行恭弟行如亦聰慧早成武平末著作佐郎

趙隱字彥深自云南陽宛人漢太傅憙之後高祖父難爲齊州清河太守有惠政遂家焉清河後改爲平原故爲平原人也隱避齊廟諱改以字行父奉伯仕魏位中書舍人行洛陽縣令彥深貴贈司空彥深幼孤貧事母甚孝年十歲曾候司徒崔光光謂賓客曰古人觀眸子以知人此人當必遠至性聰敏善書計安閑樂道不雜交游爲雅論所歸服昧爽輒自埽門外不使人見率以爲常初爲尚書令司馬子如賤客供寫書子如善其無誤欲將入觀省舍隱靴無氊衣帽穿弊子如給之用爲書令史月餘補正令史神武在晉陽索二史子如舉彥深後拜子如開府參軍超

拜水部郎及文襄爲尚書令攝令選沙汰諸曹郎隱以地
寒被出爲滄州別駕辭不行子如言於神武徵補大丞相
功曹參軍專掌機密文翰多出其手稱爲敏給神武曾與
對坐遣造軍令以手捫其額曰若天假卿年必大有所至
每謂司徒孫騰曰彥深小心恭慎曠古絕倫及神武崩秘
喪事文襄慮河南有變仍自巡撫乃委彥深後事轉大行
臺都官郎中臨發握手泣曰以母弟相託幸得此心既而
內外寧靜彥深之力及還發喪深加褒美乃披郡縣簿爲
選封安國縣伯從征潁川時引水灌城城雉將沒西魏將
王思政猶欲死戰文襄令彥深單身入城告喻即日降之

便手牽思政出城文襄大悅先是文襄謂彥深曰吾昨夜夢獵遇一群豕吾射盡獲之獨一大豕不可得卿言當爲吾取須臾獲豕而進至是文襄笑曰夢驗矣即解思政佩刀與彥深曰使卿常獲此利文宣嗣位仍典機密進爵爲侯天保初累遷秘書監以爲忠謹每郊廟必令兼太僕執御陪乘轉大司農帝或巡幸即輔贊太子知後事爲東南道行臺尚書徐州刺史爲政尚恩信爲吏人所懷多所降下所營軍慰士庶追思號趙行臺頻文宣璽書勞勉徵爲侍中仍掌機密河清元年進爵安樂公累遷尚書左僕射齊州大中正監國史遷尚書令位特進封宜陽王武平二

年拜司空尋爲祖珽所間出爲西兗州刺史四年徵爲司空轉司徒丁母憂尋起爲本官七年六月暴疾薨時年七十彥深歷事累朝常參機近溫柔謹慎喜怒不形於色自皇建以還禮遇稍重每有引見或升御榻常呼官號而不名也凡諸選舉先令銓定提獎人物皆行業爲先輕薄之徒弗之齒也孝昭既執朝權群臣密多勸進彥深獨不致言孝昭嘗謂王晞云若言衆心皆謂天下有歸何不見彥深有語晞以告彥深不獲已陳諫其爲時重如此常遜言恭已未嘗以驕矜待物所以或出或處去而復還母傅氏雅有操識彥深三歲傅便孀居家人欲以改適自誓以死彥

深五歲傅謂之曰家貧兒小何以能濟彥深泣而言曰若
天哀矜兒大當仰報傅感其意對之流涕及彥深拜太常
卿還不脫朝服先入見母跪陳幼小孤露蒙訓得至於此
母子相泣久之然後改服後為宜陽國太妃彥深有七子
仲將知名沈敏有父風溫良恭儉雖妻子亦未嘗怠慢終
日儼然學涉群書善草隸雖與弟書書字楷正云草不可
不解若施之於人即似相輕易若當家卑幼又恐其疑所
在宜爾是以必須錄筆彥深乞轉萬年縣子授之位給事
黃門侍郎散騎常侍隋開皇中位吏部郎終於安州刺史
齊朝宰相善始令終唯彥深一人然諷朝廷以子叔堅為

中書侍郎頗招物議時馮子琮子慈明祖珽子君信並相繼居中書故時語云馮祖及趙穢我鳳池然叔堅身才最劣

赫連子悅字士欣僭夏赫連勃勃之後也神武起兵時爲濟州別駕勸刺史侯景赴神武後除林慮太守文襄往晉陽由郡境問所不便悅云臨水武安去郡遥遠山嶺重疊若東屬魏郡則地平路近文襄笑曰卿徒知便人不覺損幹悅荅曰所言者人所疾苦不敢以私潤負公心文襄善之乃敕依事施行自是人屬近便行路稱之天保中爲楊州刺史先是城門早閉晚開廢於農作子悅到乃命以時

開閑人吏便之累遷鄭州刺史政爲天下之最入爲都官
尚書鄭州人馬子韶崔孝政等八百餘人請立碑頌德有
詔許焉加位開府儀同歷行北豫州事兼吏部尚書子悦在官
唯以清勤自守既無學術又闕風儀人倫清鑒去之彌遠
一旦居銓衡之首大招物議由是除太常卿兼侍中聘周
使主卒子仲章中書舍人
馮子琮字子琮長樂信都人北燕主馮弘之後也祖嗣興
相州刺史父靈紹尚書郎太中大夫子琮貴贈開府儀同
三司子琮性識聰敏爲外祖滎陽鄭伯猷所異初襲爵滎
陽縣子齊天保初改爲長安縣男皇建初爲尚書駕部郎

中攝庫部孝昭魯闓簿領試令口陳子琮闇對無有遺失時梁丞相王琳歸國孝昭詔子琮觀其形勢琳即與赴鄴甚見嘉賞子琮妻胡皇后姊也故詔與胡長粲輔導太子後轉太子中庶子天統元年武成禪位後主謂子琮曰少君左右宜得正人以卿心存正直令以後事相委再遷散騎常侍奏門下事尋兼并省祠部尚書後與胡長粲有隙武成深誡之曰骨立齒寒勿復如此武成在晉陽既居舊殿少帝未有別所詔子琮監造大明宮成帝怪其不宏麗子琮曰至尊幼承大業欲令敦儉以示萬邦兼此北連天闕不宜崇峻帝稱善又詔子琮監議五禮與趙郡王叡分

爭異同略無降下大爲識者所鄙及武成崩和士開秘喪
三日子琮問其故士開引神武文襄初崩並秘不舉喪至
尊年少恐王公貳欲追集然後與詳議時趙郡王叡先預
帷幄之謀子琮素知士開忌叡及領軍婁定遠恐其矯遺
詔出叡外任奪定遠禁衛權因答云大行神武之子今上
又是先皇傳位羣臣富貴皆至尊父子之恩但令一無改
易必無異望世異事殊不得與霸朝相比且公不出宮門
已經數日升遐之事行路皆傳久而不舉恐有他變及發
喪元文遥以子琮太后妹夫恐其奬成太后干政說趙王
叡及和士開出之拜鄭州刺史既非後主本意賞賜甚厚

仍轉滄州別駕封寧都縣伯太后爲齊安王納子琮長女爲妃子琮因請假赴鄴遂授侍中轉吏部尚書其妻放縱請謁公行賄貨塡積守宰除授先定錢帛然後奏聞其所通致事無不允子琮亦不禁制又廣拓傍隣增修宅宇以夜繼晝未曾休息斛律光將兵度玉壁至龍門周有移書別須籌議詔子琮傳乘赴軍與周將韋孝寬面相要結龍門等五城因此内附後主以爲子琮之功封昌黎郡公遷尚書右僕射仍攝選侍中如故和士開居要日久子琮舊所附託中雖阻異其後還相彌縫士開第士休與盧氏成婚子琮檢校趨走與士開府寮不異時内外除授多由士

開奏擬子琮既侍內戚兼帶選曹自擅權寵頗生間隙時
陸媼勢震天下太后與之結爲姊妹而和士開於太后有
醜聲子琮欲陰殺陸媼及士開因廢帝而立琅邪王儼以
謀告儼儼許之乃矯詔殺士開及儼見執言子琮教巳太
后怒又使執子琮遣右衛大將軍侯呂芬就內省以弓弦
絞殺之使內參以庫車載尸歸其家諸子方握槊聞庫車
來以爲賜物大喜開視乃哭子琮微有識鑒頗慕存公及
位望轉隆宿心頗改擢引非類公爲深交縱其子弟不依
倫次又專營婚媾歷選上門例以官爵許之旬月便驗頓
丘李克范陽盧思道隴西李胤伯李子希滎陽鄭庭堅竝

其女婿皆至超遷其矯縱如此祖珽先與子琮有隙於後具奏此事諸子並坐此除名太后以爲言又被擢用子琮

有五子慈明最知名

慈明字無佚在齊爲中書舍人隋開皇中兼内史舍人大業中位尚書兵部郎加朝請大夫十三年攝江都郡丞事李密之逼東都詔慈明追兵擊密爲密黨崔樞所執密延與坐論以舉兵之意慈明曰慈明直道事人有死而已不義之言非所敢對密厚禮之冀其從己慈明潛使奉表江都及致書東都留守論賊形勢密知又義而釋之出至營門爲賊帥翟讓所瞋責慈明勃然曰天子使我來正欲除

爾輩不圖為賊黨所獲我豈從汝求活邪須殺但殺何須
罵詈讓益怒亂刀斬之梁郡通守楊汪上狀煬帝歎惜之
贈銀青光祿大夫拜其二子怦惇俱為尚書承務郎王世
充推越王侗為主重贈柱國戶部尚書黎郡公謚曰壯武
長子怦先在東都王世充破李密怦亦在軍中遂遣奴負
父屍柩詣東都身不自送未幾又盛華燭納室時論醜之
郎基字世業中山新市人也祖智魏魯郡太守贈兖州刺
史父道恩開府陽平郡守基身長八尺美鬚髯汎涉墳籍
尤長吏事齊天保四年除海西鎮將遇東方白額稱亂淮
南州郡皆從逆梁將吳明徹攻圍海西基固守乃至削木

爲箭翦紙爲羽圍解還朝僕射楊愔迎勞之曰卿本文吏遂有武略削木翦紙皆無故事班墨之思何以相過御史中丞畢義雲引爲侍御史趙州刺史尉粲文宣外弟揚州刺史郭元眞楊愔妹夫基不憚權威竝劾其贓罪皇建初除鄭州長史帶潁川郡守西界與周接境因侯景背叛其東西分隔士人仍緣姻舊私相貿易而禁格嚴重犯者非一基初莅職披檢格條多是權時不爲久長州郡因循失於請讞致密網久放得罪者衆遂條件申臺省仍以情量事科處自非極刑一皆決放積年留滯案狀膠加數日之中剖判咸盡尋而臺省報下並允基所陳條綱既疎獄訟

清靜基性清慎無所營求嘗語人云任官之所木枕亦不須作況重於此乎唯煩令人寫書潘子義曾遺之書云在官寫書亦是風流罪過基答云觀過知仁斯亦可矣卒於官贈驃騎大將軍和州刺史謚曰惠柩將還遠近赴送莫不攀轅悲哭哀不自勝初基任瀛州騎兵時陳元康為司馬畢義雲為屬與基並有聲譽為刺史元嶷所目三賢俱有當世才後來皆常遠至唯郎騎兵任眞過甚恐不足自達陳畢後並貴顯而基位止郡守子茂

茂字慰之少敏慧七歲誦騷雅日千餘言十五師事國子博士河間權會受詩易三禮及玄象刑名之學又就國子

助教長樂張奉禮受三傳群言至忘寢食家人恐成病常節其燭及長以博學稱歷位保城令有能名周平齊上柱國王誼薦之授陳州户曹屬隋文帝爲亳州摠管命掌書記周武帝爲象經隋文從容謂茂曰人主之所爲也感天地動鬼神而象經多亂法何以致人茂竊歎曰此言豈常人所及陰自結納隋文亦親禮之後還家爲州主簿及隋文爲丞相以書召之言及疇昔甚歡授衛州司録有能名尋除衛國令時有繫囚二百茂親自究審數日釋免者百餘人歷年辭訟不詣州省魏州刺史元暉謂曰長史言衛國人不敢申訴者畏明府耳茂曰人猶水也法令爲隄防

隄防不固必致奔突苟無決溢使君何患哉暉無以應有
部人張元預與從父弟思蘭不睦丞尉請加嚴法茂曰元
預兄弟本相憎嫉又坐得罪彌益其忿非化人之意也乃
遣縣中耆舊更往敦諭道路不絕元預等各生感悔詣縣
頓首請罪茂曉之以義遂相親睦稱為友悌開皇中累遷
戶部侍郎時尚書右僕射蘇威立條章每歲責人間五品
不遜或答者乃云管內無五品家不相應領類多如此又
為餘糧簿擬有無相贍茂以為繁紆不急皆奏罷之又奏
身死王事者子不退田品官左貶不減地皆發於茂茂性
明敏剖決無滯當時以吏幹見稱煬帝即位為尚書左丞

參掌選事茂尤工政理爲世所稱時工部尚書宇文愷右翊衛大將軍于仲文競河東銀窟茂奏劾愷位望已隆祿賜優厚拔葵去織寂爾無聞求利下交曾無愧色仲文大將宿衛近臣趨侍階庭朝夕聞道虞芮之風抑而不慕分銖之利知而必爭何以貽範庶寮示人軌物愷與仲文竟坐得罪茂與崔祖濬撰州郡圖經一百卷奏之賜帛百段時帝每巡幸王綱已紊茂既先朝舊臣明習世事然無謇諤之節見帝忌刻不敢措言唯竊歎而已以年老乞骸骨不許會帝征遼以茂爲晉陽宮留守其常山贊務王文同與茂有隙奏茂附下罔上詔納言蘇威御史大夫裴蘊雜

推之茂素與二人不平因深文其罪及弟司隷别駕楚之
皆除名徙且末郡茂怡然任命不以爲憂在途作登隴賦
以自慰後附表自陳帝頗悟十年追還京兆歲餘卒子知
年

論曰孫騫入幕未久奄卒致斃神武以情寄之重義切折
肱若不愛惜才子何以成夫王業元康以知能才幹委質
霸朝綢繆帷幄任寄爲重及難無苟免忘生殉義可謂得
其地焉杜弼識學甄明發言讜正禪代之際先起異圖王
怒未終卒蒙顯戮直言多矣能無及於此乎房謨忠勤之
操始終若一恭懿循良之風可謂世有人矣張纂張亮張

曜王峻王紘等並事霸朝申其力用皆有齊之良臣也伯德之慟哭伏屍靈光之拒關駐驛有古人之風焉顯儁明達文武驅馳盡其知力不遑寧處可謂德以稱位能以稱官道和爰從霸府以終末路四十餘載典綜兵機識用閑明甚為朝臣所服及于後主奔遁莫知所之首贊延宗以從權變旣而晉陽傾覆運極途窮還鄴則義隔德昌死事則情乖舊主雖復全生揑節豈比背叛之流歟夫縣宰之寄綿歷古今親人任功莫尚於此漢氏官人尚書郎出宰百里晉朝設法不宰縣不得為郎皆所以貴方城之職重臨人之要後魏令長名選舊令史為之故縉紳之流恥居

其位爰逮有齊此途未改寧都公華斯流弊弘之在人固
爲美矣司徒器度沈遠有宰臣之量始從文吏終致台輔
出内有常夷險若一而世人諭之胡廣譏其不能廷爭然
古稱見幾而作又曰相時而動若時有開悟或可希舜一
功而終遇姦回便恐𠕋壑俱運斯蓋趙公之志也子悅牧
宰流譽子琮簿領見知及居藻鏡俱稱尸禄馮溺於賄貨
於斯爲甚慈明赴蹈之義蓋有御鬚之節郎基政績有聞
蔚之克荷堂構美矣乎

列傳第四十三　　北史五十五

列傳第四十四　北史五十六



魏收

魏長賢

魏季景 子澹

魏蘭根 族子愷

魏收字伯起小字佛助鉅鹿下曲陽人也自序漢初魏無知封高良侯子均均子恢恢子彦彦子歆字子胡幼孤有志操博洽經史位終本郡太守子悅字處德性沉厚有度量宣城公趙國李孝伯見而重之以女妻焉位濟陰太守以善政稱悅子子建字敬忠釋褐奉朝請累遷太尉從事

中郎初宣武時平氏遂於武興立鎮尋改爲東益州其後鎮將刺史乖失人和羣氐作梗遂爲邊患乃除子建東益州刺史子建布以恩信遠近清靜正光五年南北二秦城人莫折念生韓祖香張長命相繼搆逆僉以州城之人莫不勁勇同類悉反宜先收其器械子建以爲城人數當行陣盡皆驍果安之足以爲用急之腹背爲憂乃悉召居城老壯曉示之并上言諸城人本非罪坐而來者悉求聽免明帝優詔從之子建漸分其父兄子弟外居郡戍內外相顧終獲保全及秦賊乘勝屯營黑水子建乃潛使掩襲前後斬獲甚衆威名赫然先反者及此悉降乃間使上聞帝

甚嘉之詔子建兼尚書爲行臺刺史如故於是威振蜀土其梁巴二益兩秦之事皆所節度梁州刺史傅豎眼子故中心以爲愧在洛大行貨賄以圖行臺先是子建亦屢求歸京師至此乃遣刺史唐永代焉豎眼因爲行臺子建將還群氐慕戀相率斷道主簿楊僧覆先行曉喻諸氐忿曰我留刺史爾送出也斫之數創幾死子建徐加慰譬旬月方得前行吏人贈遺一無所受而東益氏蜀尋反攻逼唐永永棄城而走乃喪一藩矣初永之走子建客有沙門曇璨及鉅鹿人耿顯皆没落氐手及知子建之客垂泣追衣物還之送出白馬遺愛所被如此初子建爲前軍將軍十

年不徙在洛閑暇與吏部尚書李韶韶從弟延寔頗爲弈碁時人謂爲躭好子建每曰碁於廉勇之際得之深矣且吾未爲時用博弈可也及一臨邊事凡經五年未曾對局還洛後累遷衛尉卿初元顥内逼莊帝北幸子建謂所親盧義僖曰北海自絶社稷稱藩蕭衍吾老矣豈能爲陪臣遂攜家口居洛南顥平乃歸先苦風痺及此遂甚以卿任有務屢上書乞身特除右光祿大夫邢杲之平太傅李延寔子侍中彧爲大使撫慰東土時外戚貴盛送客塡門子建亦往候别延寔曰小兒今行何以相勗子建曰益以盈滿爲誡延寔悵然久之及莊帝殺尒朱榮遇禍於河陰者

其家率相弔賀太尉李虔第二子仁曜子建之女壻往亦見害子建謂姨弟盧道虔曰朝廷誅翦權強凶徒尚梗未聞有奇謀異略恐不可濟此乃李門禍始弔賀無乃忽忽及永安之後李氏宗族流離或遇誅夷如其所慮後歷左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子建自出為藩牧董司山南居脂膏之中遇天下多事正身潔己不以財利經懷及歸京師家人衣食常不周贍清素之迹著於終始性存重慎不雜交游唯與尚書盧義僖姨弟涇州刺史盧道裕雅相親昵及疾篤顧敕二子曰死生大分含氣所同世有厚葬吾平生不取遽篨裸身又非吾意氣絕之後斂以

時服吾平生契闊前後三娶合葬之事抑又非古且汝二母先在舊塋墳地久固已有定別唯汝次母墓在外耳可遷入兆域依班而定行於吾墓之後如此足矣不須祔合當順吾心勿令吾有遺恨永熙二年春卒于洛陽孝義里舍時年六十又贈儀同三司定州刺史謚曰文靜二子收祚收少機警不持細行年十五頗已屬文及隨父赴邊好習騎射欲以武藝自達滎陽鄭伯調之曰魏郎弄戟多少收慙遂折節讀書夏月坐板牀隨樹陰諷誦積年牀板為之銳減而精力不輟以文華顯初除太學博士及尒朱榮於河陰濫害朝士收亦在圍中以日晏獲免吏部尚書李

神儁重收才學奏授司徒記室參軍永安三年除北主客
郎中節閔帝立妙簡近侍詔試收爲封禪書收下筆便就
不立藳草文將千言所改無幾時黄門郎賈思同侍立深
奇之白帝曰雖七步之才無以過此遷散騎侍郎尋敕典
起居注幷脩國史俄兼中書侍郎時年二十六孝武初又
詔收攝本職文誥塡積事咸稱旨黄門郎崔㥄從齊神武
入朝熏灼於世收初不詣門㥄爲帝登阼赦云朕託體孝
文收嗤其率直正員郎李愼以告之㥄深忿忌時節閔帝
殂令收爲詔㥄乃宣言收普泰世出入幃幄一日造詔優
爲詞旨然則義旗之士盡爲逆人又收父老合解官歸侍

南臺將加彈劾賴尚書辛雄爲言於中尉綦儁乃解收有賤生弟仲同先未齒録因此怖懼上籍遣還鄉扶侍孝武嘗大發士卒狩於嵩少之南旬有六日時寒朝野嗟怨帝與從官及諸妃王奇伎異飾多非禮度收欲言則懼欲默不能已乃上南狩賦以諷焉年二十七雖富言淫麗而終歸雅正帝手詔報焉甚見褒美鄭伯謂曰卿不遇老夫猶應逐兎神武固讓天柱大將軍魏帝敕收爲詔令遂所請欲加相國問收相國品秩收以實對帝遂止收既未測主相之意以前事不安求解詔許焉久之除帝兄子廣平王贊開府從事中郎收不敢辭乃爲庭竹賦以致己意尋兼

中書舍人與濟陰溫子昇河間邢子才齊譽世號三才時孝武內有間隙收遂以疾固辭而免舅崔孝芬怪而問之收曰懼有晉陽之甲尋而神武南上帝西入關收兼通直散騎常侍副王昕聘梁昕風流文辯收辭藻富逸梁主及其群臣咸加敬異先是南北初和李諧盧元明首通使命二人才器並為鄰國所重至此梁主稱曰盧李命世王魏中興未知後來復何如耳收在館遂買吳婢入館其部下有買婢者收亦喚取遍行姦穢梁朝館司皆為之獲罪人稱其才而鄙其行在途作聘游賦辭甚美盛使還尚書右僕射高隆之求南貨於昕收不能如志遂諷御史中尉高

仲密禁止昕收於其臺久之得釋及孫搴死司馬子如薦收召赴晉陽以為中外府主簿以受旨乖忤頻被嫌責加以箠楚久不得志會司馬子如奉使霸朝收假其光子如因宴戲言於神武曰魏收天子中書郎一國大才願大王借與顏色由此轉府屬然未甚優禮收叔季景有文學歷官著名並在收前然收常所欺忽季景收初赴幷頓丘李庶者故大司農諧之子也以華辯見稱曾謂收曰霸朝便有二魏收率爾曰以從叔見比便是卿之比卿邪輸者故尚書令陳留公繼伯之子愚癡有名好自入市肆高價買物商賈共所嗤詆收忽以季景方之不遜例多如此收

本以文才必望穎脫見知位既不遂求脩國史崔暹為言
於文襄曰國史事重公家父子霸王功業皆須具載非收
不可文襄乃啓收兼散騎常侍脩國史武定二年除正常
侍領兼中書侍郎仍脩國史魏帝宴百寮問何故名人日
皆莫能知收對曰晉議郎董勛荅問禮俗云正月一日為
雞二日為狗三日為猪四日為羊五日為牛六日為馬七
日為人時邢邵亦在側甚恧焉自魏梁和好書下紙每云
想彼境內寧靜此率土安和梁後使其書乃去彼字自稱
猶著此欲示無外之意收定報書云想境內清晏今萬國
安和梁人復書依以為體後神武入朝靜帝授相國固讓

令收爲啓啓成呈上文襄時侍側神武指收曰此人當復
爲崔光四年神武於西門豹祠宴集謂司馬子如曰魏收
爲史官書吾善惡聞北伐時諸貴常餉史官飲食司馬僕
射頻曾餉不因共大笑仍謂收曰卿勿見元康等在吾目
下趨走謂吾以爲勤勞我後世身名在卿手勿謂我不知
尋加兼著作郎收昔在京洛輕薄尤甚人號云魏收驚蛺
蝶文襄曾游東山令給事黄門侍郎顥等宴文襄曰魏收
恃才無宜適須出其短往復數番收忽大唱曰楊遵彥理
屈已倒惜從容曰我綽有餘暇山立不動若遇當塗恐翮
翮遂逝當塗者魏翮翮者蝶也文襄先知之大笑稱善文

襄又曰向語猶微宜更指斥皆應聲曰魏收在并作一篇
詩對衆讀訖云打從叔季景出六百斗畨亦不辨此遠近
所知非敢妄說文襄喜曰我亦先聞衆人皆笑收雖自申
雪不復抗拒終身病之侯景叛入梁寇南境文襄時在晉
陽令收爲檄五十餘紙不日而就又檄梁朝令送侯景初
夜執筆三更便了文過七紙文襄善之魏帝曾季秋大射
普令賦詩收詩末云尺書徵建鄴折簡召長安文襄壯之
顧謂人曰在朝今有魏收便是國之光采雅俗文墨通達
縱横我亦使子才子昇時有所作至於詞氣並不及之吾
或意有所懷忘而不語語而不盡意有未及收呈草皆以

周悉此亦難有又勑兼主客郎接梁使謝珽徐陵侯景既
陷梁梁鄱陽王範時爲合州刺史文襄勑收以書喻之範
得書仍率部伍西上州刺史崔聖念入據其城文襄謂收
曰今定一州卿有其力猶恨尺書徵建鄴未效耳文襄崩
文宣如晉陽令與黄門郎崔季舒高德正吏部郎中尉瑾
於北第參掌機密轉祕書監兼著作郎又除定州大中正
時齊將受禪楊愔奏收置之别館令撰禪代詔冊諸文遣
徐之才守門不聽出天保元年除中書令仍兼著作郎富
平縣子二年詔撰魏史四年除魏尹故優以禄力專在史
閣不知郡事初帝令羣臣各言志收曰臣願得直筆東觀

早出魏書故帝使收專其任又詔平原王高隆之總監之署名而已帝勅收曰好直筆我終不作魏太武誅史官始魏初鄧彥海撰代記十餘卷其後崔浩典史游允程駿李彪崔光李琰之郎知世修其業浩爲編年體彪始分作紀表志傳書猶未出宣武時命邢巒追撰孝文起居注書至太和十四年又命崔鴻王遵業補續焉下訖孝明事甚委悉濟陰王暉業撰辯宗室録三十卷收於是與通直常侍房延祐司空司馬辛元植國子博士刁柔裴昂之尚書郎高孝幹傳總斟酌以成魏書辯定名稱隨條甄舉又搜採亡遺綴續後事備一代史籍表而上聞之勒成一代大典

凡十一紀九十二列傳合一百一十卷五年三月奏上之
秋除梁州刺史收以志未成奏請終業許之十一月復奏
十志天象四卷地形三卷律曆二卷禮樂四卷食貨一卷
刑罰一卷靈徵二卷官氏二卷釋老一卷凡二十卷續於
紀傳合一百三十卷分爲十二袠其史三十五例二十五
序九十四論前後二表一啓皆獨出於收收所引史官恐
其陵逼唯取學流先相依附者其房延祐辛元植眭仲讓
雖夙涉朝位並非史才刁柔裴昂之以儒業見知全不堪
編緝高孝幹以左道求進修史諸人宗祖姻戚多被書錄
飾以美言收頗急不甚能平夙有怨者多沒其善每言何

物小子敢共魏收作色舉之則使上天按之當使入地初收在神武時爲太常少卿脩國史得陽休之助因謝休之曰無以謝德當爲卿作佳傳休之父固魏世爲北平太守以貪虐爲中尉李平所彈獲罪載在魏起居注收書云固爲北平甚有惠政坐公事免官又云李平深相敬重尒朱榮於魏爲賊收以髙氏出自尒朱且納榮子金故減其惡而增其善論云若脩德義之風則韓彭伊霍夫何足數時論既言收著史不平文宣詔收於尚書省與諸家子孫共加論討前後投訴百有餘人云遺其家世職位或云其家不見記録或云妄有非毀收皆隨狀荅之范陽盧斐父同

附出族祖玄傳下頻丘李庶家傳稱其本是梁國家人斐又
庶譏議云史書不直收性急不勝其憤啓誣其欲加屠害
帝大怒親自詰責斐曰臣父仕魏位至儀同功業顯著名
聞天下與收無親遂不立傳博陵崔綽位至本郡功曹更
無事迹是收外親乃爲傳首收曰綽雖無位道義可嘉所
以合傳帝曰卿何由知其好人收曰高允曾爲綽讃稱有
道德帝曰司空才士爲人作讃正應稱揚亦如卿爲人作
文章道其好者豈能皆實收無以對戰慄而已但帝先重
收才不欲加罪時太原王松年亦謗史及斐庶並獲罪各
被鞭配甲坊或因以致死盧思道亦抵罪然猶以羣口沸

騰敕魏史且勿施行令羣官博議聽有家事者入署不實者陳牒於是衆口諠然號爲穢史投牒者相次收無以抗之時左僕射楊愔右僕射高德正二人勢傾朝野與收皆親收遂爲其家並作傳二人不欲言史不實抑塞訴辭終文宣世更不重論又尚書陸操甞謂愔曰魏收魏書可謂博物宏才有大功於魏室愔甞謂收曰此謂不刋之書傳之萬古但恨論及諸家枝葉親姻過爲繁碎與舊史體例不同耳收曰往因中原喪亂人士譜牒遺逸略盡是以具書其枝派望公觀過知仁以免尤責八年夏除太子少傅監國史復參脩律令三臺成文宣曰臺成須有賦愔先以

告收收上皇居新殿臺賦其文甚壯麗時所作者自邢邵
已下咸不逮焉收上賦前數日乃告邢邵邵後告人曰收
甚惡人不早言之帝曾游東山敕收作詔宣揚威德譬喻
關西俄頃而訖辭理宏壯帝對百寮大嗟賞之仍兼太子
詹事收娶其舅女崔之妹產一女無子魏太常劉芳孫女
中書郎崔肇師女夫家坐事帝並賜收爲妻時人比之賈
充置左右夫人然無子後病甚恐身後嫡媵不平乃放二
姬及疾瘳追憶作懷離賦以申意文宣每以酣宴之次云
太子性懦宗社事重終當傳位常山收謂楊愔曰古人云
太子國之根本不可動搖至尊三爵後每言傳位常山令

臣下疑貳疑貳若實便須決行若戲此言魏收既忝師傅
正當守之以死但恐國家不安愔以收言奏帝自此便止
帝數宴喜收每預侍從皇太子之納鄭良娣也有司備設
牢饌帝既酣飲起而自毀覆之仍詔收曰知我意不收曰
臣愚謂良娣既東宮之妾理不須牢仰惟聖懷緣此毀去
帝大笑握收手曰卿知我意安德王延宗納趙郡李祖收
女為妃後帝幸李宅宴而妃母宋氏薦二石榴於帝前問
諸人莫知其意帝投之收曰石榴房中多子王新婚妃母
欲子孫衆多帝大喜詔收卿還將來仍賜收美錦二疋十
年除儀同三司帝在宴席口敕以為中書監命中書郎李

愔於樹下造詔愔以收一代盛才難於率爾久而未訖比
成帝已醉醒遂不重言愔仍不奏事竟寢及帝崩於晉陽
驛召收及中山太守陽休之參議吉凶之禮并掌詔誥仍
除侍中遷太常卿文宣謚及廟號陵名皆收議也及孝昭
居中宰事命收禁中爲諸詔文積日不出轉中書監皇建
元年除兼侍中右光祿大夫仍儀同監史收先副王昕使
梁不相協睦時昕弟晞親密而孝昭別令休之兼中書在
晉陽典詔誥收留在鄴蓋晞所爲收大不平謂太子舍人
盧詢祖曰若使卿作文誥我亦不言又除祖珽爲著作郎
欲以代收司空主簿李翥文詞士也聞而告人曰詔誥悉

歸陽子烈著作復遺祖孝徵文史頗失恐魏公發背於時
詔議二王三恪收執王肅杜預義以元司馬氏爲二王通
曹備三恪詔諸禮學之官皆執鄭玄五代之議孝昭后姓
元議恪不欲廣及故議從收又除兼太子少傅解侍中帝
以魏史未行詔收更加研審收奉詔頗有改正及詔行魏
史收以爲直置祕閣外人無由得見於是命送一本付并
省一本付鄴下任人寫之太寧元年加開府河清二年兼
右僕射時武成酣飲終日朝事專委侍中高元海凡庸不
堪大任以收才名振俗都官尚書畢義雲長於斷割乃虛
心倚仗收畏避不能匡救爲議者所譏帝於華林別起玄

洲苑備山水臺觀之麗詔於閣上畫收其見重如此始收
比溫子昇邢邵稍爲後進邵既被疎出子昇以罪死收遂
大被任用獨步一時議論更相訾毀各有朋黨收每議陋
邢文邵又云江南任昉文體本疎魏收非直模擬亦大偷
竊收聞乃曰伊常於沈約集中作賊何意道我偷任任沈
俱有重名邢魏各有所好武平中黃門郎顏之推以二公
意問僕射祖珽珽荅曰見邢魏之臧否即是任沈之優劣
收以溫子昇全不作賦邢雖有一兩首又非所長常云會
須能作賦始成大才士唯以章表碑志自許此外更同兒
戲自武定二年以後國家大事詔命軍國文詞皆收所作每

有警急受詔立成或時中使催促收筆下有同宿構敏速之工邢溫所不逮也其參議典禮與邢相埒既而趙郡公增年獲免收知而過之事發除名其年又以託附陳使封孝琰牒令其門客與行遇崐崘舶至得奇貨果然褥表美玉盈尺等數十件罪當流以贖論三年起除清郡尹尋遣黃門郎元文遙敕收曰卿舊人事我家最久前者之罪情在可恕比令卿為尹非謂美授但初起卿斟酌如此朕豈可用卿之才而忘卿身待至十月當還卿開府天統元年除左光祿大夫二年行齊州刺史尋為真收以子姪年少申以戒厲著枕中篇其詞曰吾曾覽管子之書其言曰任

之重者莫如身途之畏者莫如口期之遠者莫如年以重任行畏途至遠期惟君子爲能及矣追而味之喟然長息若夫岳立而重有潛戴而不傾山藏稱固亦趨負而不停呂梁獨浚能行歌而匪惕焦原作險或削踵而不驚九陔方集故眇然而迅舉五紀當定想窅乎而上征苟任重也有度則任之而愈固乘危也有術蓋乘之而靡恤彼期遠而能通果應之而可必豈神理之獨爾亦人事其如一嗚呼處天壤之間勞死生之地攻之以嗜欲牽之以名利粱肉不期而共臻珠玉無足而俱致於是乎驕奢仍作危亡旋至然則上智大賢惟幾惟哲或出或處不常其時其舒

也齊世成務其卷也聲銷迹滅王帛子女撫蘭律呂諂諛無所先稱內度骨膏挑舌怨惡莫不勲名共山河同久志業與金石比堅斯蓋厚棟不橈游刃砉然逮於厥德不常喪其金璞馳鶩人世鼓動流俗挾湯日而謂寒包溪壑而未足源不清而流濁表不端而影曲嗟乎膠漆詎堅寒暑甚促反利而成害化榮而就辱欣戚更來得喪仍續至有身禦魑魅魂沉犴獄詎非足力不強迷在當局孰可謂車戒前傾人師先覺聞諸君子雅道之士游遨經術厭飫文史筆有奇鋒談有勝理孝悌之至神明通矣審蹈而行量路而止自我及物先人後己情無繫於榮悴心靡滯於愠

喜不養望於丘壑不待價於城市言行相顧慎終猶始有一於斯鬱為羽儀恪居展事知無不為或左或右則髦士攸宜無悔無吝故高而不危異乎勇進忘退苟得患失射千金之產邀萬鍾之秩投烈風之門趣炎火之室載蹶而墜其貽宴或蹲乃喪其貞吉可不畏歟可不戒歟門有倚禍事不可不密牆有伏寇言不可而失宜諦其言宜端其行言之不善行之不正鬼執強梁人囚徑挺幽奪其魄明夭其命不服非法不行非道公鼎為己信私王非身寶過涅為紺踰藍作青持繩視直置水觀平時然後取未若無欲知止知足庶免於辱是以為必察其幾舉必慎於微知

幾慮微斯亡則稀既察且慎福禄攸歸昔蘧瑗識四十九
非顔子隣幾三月不違跬步無已至於千里覆簣而進及
於萬仞故云行遠自卑可大可久與世推移月滿如規從
夜則虧槿榮于枝望暮而萎夫奚益而不損孰有損而不
害益不欲多利不欲大唯居德者畏其甚體真者懼其大
道尊則羣謗集任重而衆怨會其達也則尼父栖遑其忠
也而周公狼狽無曰人之我狹在我不可而覆無曰人之
我厚在我不可而咎如山之大無不有也如谷之虚無不
受也能剛能柔重可負也能信能順險可走也能智能愚
期可久也周廟之人三緘其口漏卮在前欹器留後俾諸

來裔傳之坐右其後羣臣多言魏史不實武成復敕更審收又廻換遂爲盧同立傳崔綽反更附出楊愔家傳本云有魏以來一門而已至是加此八字又先云弘農華陰人乃改自云弘農以配王慧龍自云太原人此其失也尋除開府中書監武成崩未發喪在內諸公以後主即位有年疑於赦令諸公引收訪焉收固執宜有恩澤乃從之掌詔誥除尚書右僕射總議監五禮事位特進收奏請趙彥深和士開徐之才共監先以告士開士開驚辭以不學收曰天下事皆由五禮非王不決士開謝而許之多引文士令執筆儒者馬敬德熊安生權會實主之武平三年薨贈司

空尚書左僕射謚文貞有集七十卷收碩學大才然性褊不能達命體道見當塗貴游每以言色相悅然提獎後輩以名行爲先浮華輕險之徒雖有才能弗重也初河間邢子才子明及季景與收並以文章顯世稱大邢小魏言尤俊也收少子才十歲子才每曰佛助寮人之偉後收稍與子才爭名文宣貶子才曰爾才不及魏收收益得志自序云先稱温邢後曰邢魏然收内陋邢心不許也收既輕疾好聲樂善胡舞文宣末數於東山與諸優爲獼猴與狗鬭帝寵狎之收外兄博陵崔巖嘗以雙聲嘲收曰遇魏收衰曰愚魏魏荅曰顔巖腥瘦是誰所生羊頤狗頰頭團鼻平

飯房笭籠著孔嘲玎其辯捷不拘若是既緣史筆多憾於
人齊士之歲收冢被發棄其骨于外先養弟子仁表爲嗣
位至尚書膳部郎中隋開皇中卒於温縣令子建族子惇
字仲讓容貌魁偉性通率永安末除安東將軍光禄大夫
尒朱仲遠鎮東郡以事捕惇遇出外執惇兄子儁而去惇
聞哭曰若害儁寧無吾也乃見仲遠叩頭曰家事在惇儁
何知也乞以身罪仲遠義而捨之天平中拜衛將軍右光
禄大夫卒惇叔偃字盤蚪有當世幹用位驍騎將軍性浮
動晚乃曲附高肇彭城王勰之死也偃構成其事爲時所
患子賞字懷素幼有立志年十四啓母求就徐遵明受業

母以其年幼不許質遂密將一奴遠赴徐學留書一紙置所卧牀内外見之相視悲歎五六年中便通諸經大義自學言歸生徒輻湊皆同衣食情若兄弟後避葛榮難客居趙國飛龍山爲亂賊所害士友傷惜之興和二年侍中李儁祕書監常景等三十二人申辭於尚書爲請贈謚事下太常博士考行謚曰貞烈先生

魏長賢收之族叔也祖釗本名顯義字弘理魏世祖賜名仍命以顯義爲字雅性俊辯博涉群書有當世才兼資文武知名梁楚淮泗之間世祖南伐聞而召之既至與語大悅謂釗曰今我此行是卿建功之日勉之勿憂不富貴也

授內都直侍左右師次淮南諸城未有下者釗乃進曰陛下百萬之軍風行電掃攻城略地所向無前雖有智者莫能爲計然而師次淮南已經累日義陽諸城猶敢拒守此非不懼士滅自謂必可保全也但陛下卒徒果銳殺掠尚多人皆畏威未甚懷惠恐一旦降下妻子不全所以遲疑未肯先發臣請間入城內見其豪右宣達聖心示以誠信必當大小相率面縛請罪陛下拔其英楚因而任之此外諸城可不勞兵而自定世祖大喜曰所以召卿本爲是耳卿今所言副吾所望釗遂夜入城中示以危亡之期開以生全之路城中大小欣悅明旦開門出降自此而南望塵

款附世祖謂釗曰卿之一言踰於十萬之師揚我信義播
于四表寔卿一人之力即授義陽太守陵江將軍又令釗
與諸將統兵討襲所當無不摧破軍中服其勇敢世祖益
喜謂羣臣曰中國士人吾拔擢咸盡文武膽略未有若釗
儔加授建忠將軍追贈其父勵順州刺史時經略江左方
大用之遇風疾發動頻降醫藥竟不瘥復卒時年六十四
父彥字惠卿博學善屬文趙郡王幹辟開府參軍廣陵王
羽辟記室並不行陳留公李崇甚重之引爲鎮西參軍事
崇討叛氐陽靈珍叛蠻魯北鷰又請爲記室參軍中山王
英討淮南又請爲記室參軍軍還求爲著作郎思樹不朽

之業以晉書作者多家體制繁雜欲正其紕繆刪其游辭
勒成一家之典俄而彭城王聞李崇稱之復請爲掾兼知
主客郎中書遂不成王遇害退歸田里清河王復引爲諮
議王勢高名重深爲權倖所疾恐罹其禍固辭以疾肅宗
初拜驃騎長史尋轉光州刺史年六十八卒兄伯儁之歸
也留長賢與弟德振使宦學於洛中孝靜北遷亦徙居鄴
博涉經史詞藻清華舉秀才除汝南王悅參軍事入齊平
陽王淹辟爲法曹參軍轉著作佐郎更撰晉書欲還成先
志河清中上書譏刺時政大忤權幸爲上黨屯留令親故
以長賢不相時而動或爲書以相規責長賢復書曰日者

惠書義高旨遠誨僕以自求諸己思不出位國之大事君與執政所圖又謂僕禄不足以代耕位不登於執戟干非其議自貽悔吝勤勤懇懇誠見故人之心靜言再思無忘寤寐僕雖固陋亦嘗奉教於君子矣以爲士之立身其路不一故有負鼎俎以趨世隱漁釣以待時操築傳巖之下取履圯橋之上者矣或有釋債車以匡霸業委挽輅以定王基由斬袪以見禮因射鉤而受相者矣或有三黜不移屈身以直道九死不悔甘心於苦節者矣皆奮於泥滓自致青雲雖事有萬殊而理終一致榷其大要歸乎忠孝而已矣夫孝則竭力所生忠則致身所事未有孝而遺其親忠

而後其君者也僕自射策金馬記言麟閣寒暑迭運五稔于茲不能勒成一家潤色鴻業善述人事功旣闕如顯親揚名邈焉無冀每一念之曷云其已自頃王室板蕩彝倫攸斁大臣持祿而莫諫小臣畏罪而不言虛痛朝危空哀主辱詎躬之故徒聞其語有犯無隱未見其人此梅福所以獻書朱雲所以請劒者也抑又聞之嫠不恤緯而憂宗周之亡女不懷歸而悲太子之少況僕之先人世傳儒業訓僕以爲子之道厲僕以事君之節今僕之委質有年卅矣安可自同於匹庶取笑於兒女子哉是以賜一夕而九回心終朝而百慮懼當年之不立恥没世而無聞慷慨懷

古自強不息庶幾伯夷之風以立懦夫之志吾子又謂僕干進務入不畏友朋居下訕上欲益反損僕誠不敏以貽吾子之羞默默苟容又非平生之意故願得鋤彼草茅逐兹鳥雀去一惡樹一善不違先旨以沒九泉求仁得仁其誰敢怨但言與不言在我用與不用在時若國道方屯時不我與以忠獲罪以信見疑貝錦成章青蠅變色良田敗於邪徑黄金鑠於衆口窮達運也其如命何吾子忠告之言敢不敬承嘉惠然則僕之所懷未可一二爲俗人道也援筆而已夫復何言是出也人皆爲之快快而長賢慮之怡然不屑懷抱識者以此多焉武平中辭疾去職縱於齋

代不復出仕周武平齊搜揚才俊辟書屢降固以疾辭卒年七十四貞觀中贈定州刺史子徵

魏季景收族叔也父鸞字雙和爲魏文賜名有器幹體貌魁偉以有容儀爲奉車都尉曾升輅車觸毀金翼斂容請罪帝笑曰卿體貌過人素不便習何足懼也車駕南征漢陽除鸞統軍帝歷幸其營嘆賞之及在馬圈不豫敕兼武衛將軍領宿衛左右景明中六輔之廢鸞頗預其事後除光州刺史更滿還朝卒謚曰夷子季景少孤清苦自立博學有文才弱冠有名京師時邢子明稱有才學殆與子才相侔季景與收相亞洛中號兩邢二魏莊帝時爲中書侍

郎普泰中爲尚書右丞季景善附會宰要當朝必先事其
左右尒朱世隆特賞愛之於時才名甚盛頗過其實太昌
中位給事黃門侍郎甚見信待除定州大中正孝武帝釋
奠季景與温子昇李業興竇瑗等俱爲摘句天平初因遷
都遂居栢人西山內懷憂悔乃爲擇居賦元象初兼給事
黃門侍郎後兼散騎常侍使梁還歷大司農卿魏郡尹卒
家無餘財遺命薄葬贈散騎常侍衛尉卿所著文筆二百
餘篇子澹知名

澹字彥深年十五而孤專精好學高才善屬文仕齊殿中
侍御史預修五禮及撰御覽除殿中郎中書舍人與李德

林脩國史入周為納言中士隋初為行臺禮部侍郎尋為聘陳使主還除太子舍人廢太子勇深禮之令注庾信集撰笑苑世稱博物遷著作郎仍為太子學士帝以魏收所撰後魏書褒貶失實平繪為中興書事不倫序詔澹別成魏史澹自道武下及恭帝為十二紀七十八列傳別為史論及例各一卷合九十二卷義例與魏收多所不同其一曰臣聞天子者繼天立稱終始絕名故穀梁傳太上不名曲禮天子不言出諸侯不生名諸侯尚不生名況天子乎若為太子必須書名良由子者對父生稱父前子名禮之意也至如馬遷周之太子並皆言名漢之儲兩俱沒其諱

以尊漢卑周臣子之意也竊謂雖立此理恐非其義何者
春秋禮記太子必書名天王不言出此仲尼之褒貶皇王
之稱謂非當時與異代遂爲優劣也班固范曄陳壽王隱
沈約參差不同尊卑失序至於魏收諱儲君之名書天子
之字過又甚焉今所撰諱皇帝名書太子字欲尊君卑臣
依春秋之義二曰魏氏平文以前部落之君長耳太祖遠
追二十八帝並極崇高違堯舜憲章越周公典禮但道武
出自結繩未師典誥當須南董直筆裁而正之反更飾非
豈是觀過但力微天女所誕靈異絕世尊爲始祖得禮之
宜平文昭成雄據塞表英風漸盛圖南之業基自此始長

孫斤之亂也兵交御坐太子授命昭成獲免道武此時后
緡方娠宗廟復存社稷有主大功大孝實在獻明此之三
世稱謚可也自兹以外未之敢聞其三曰幽王死於驪山
厲王出奔於彘未嘗隱諱直筆書之欲以勸善懲惡詒誡
將來而太武獻文並遭非命前史立紀不異天年言論之
間頗露首尾殺主害君莫知姓名逆臣賊子何所懼哉今
分明直書不敢回避四曰自晉德不競宇宙分崩或帝或
王各自署置其生略如敵國書死便同庶人凡處華夏之
地者皆書曰卒同之吳楚潛又以爲司馬遷創立紀傳已
來述者非一人無善惡皆爲立論計在身行迹具在正書

事旣無奇不足懲勸再述乍同銘頌重叙唯覺繁文案丘明亞聖之才發揚聖旨言君子曰者無非甚泰其間尋常直言而已今所撰史竊有慕焉可爲勸戒者論其得失其無益者所不論也上覽而善之未幾而卒有集三十卷子罕言濬弟孝玄位洧州司馬子滿行

魏蘭根字蘭根收族叔也父伯成中山太守蘭根身長八尺儀貌奇偉博學高才機警有識悟起家北海王國侍郎母憂居喪有孝稱將葬常山郡境先有董卓祠祠有栢樹蘭根以卓凶逆不應遺祠至今乃啓刺史請伐爲椁左右人言有靈蘭根了無疑懼父喪廬於墓側負土成墳憂毀

殆於滅性正光末尚書令李崇為大都督討蠕蠕以蘭根為長史因說崇曰緣邊諸鎮控攝長遠昔時初置地廣人稀或徵發中原強宗子弟或國之肺腑寄以爪牙中年以來有司乖實號曰府戶役同廝養官婚班齒致失清流而本宗舊類各各榮顯顧瞻彼此理當憤怨宜改鎮立州分置郡縣凡是府戶悉免為平人入仕次第一準其舊此計若行國家庶無北顧之慮崇以奏聞事寢不報孝昌初為岐州刺史從行臺蕭寶夤討破宛川俘其人為奴婢以美女十人賞蘭根蘭根辭曰此縣介於強虜故成背叛今當恤其飢寒奈何並充僕隸於是盡以歸其父兄部內麥多

五穗隣州田鼠爲災大牙不入岐境及蕭寶夤敗於涇州岐州人囚蘭根降賊寶夤兵威復振城人復斬賊刺史侯莫陳仲和推蘭根復任朝廷以蘭根得西土人心加都督涇岐東秦南岐四州諸軍事兼四州行臺尚書孝昌末河北流人南度以蘭根兼尚書使齊濟二兖四州安撫并置郡縣蘭根會邢杲反於青光間復詔蘭根慰勞杲不下仍隨元天穆討之還拜中書令莊帝之將誅尒朱榮蘭根泄之於兄子周達周達告尒朱世隆及榮死蘭根憂不知所出時應詔王道習見信於莊帝蘭根乃託附之求出立功乃兼尚書右僕射河北行臺定州率募鄉曲欲防井陘爲

榮將侯深所敗走依勃海高乾屬乾兄弟義舉固在其中
神武以宿望深禮之中興初為尚書右僕射神武將入洛
陽時廢立未決令蘭根察節閔帝帝神采高明蘭根恐於
後難測遂與高乾兄弟及黄門侍郎崔㥄同請神武不得
已遂立武帝大昌初加侍中開府儀同三司鉅鹿縣侯啓
授兄子周達蘭根既預勳業位居端副始叙復岐州勲封
求與侯高乾之死蘭根懼以病免天平初言病篤以開府
儀同歸本鄉門施行馬武定三年薨贈司徒公謚曰文宣
長子相如襲爵相如性亢直有文藻與族兄愷齊名雅為
當時所貴早卒孝昭時佐命功臣配饗不及蘭根次子敬

仲表許竟不允敬仲以才器稱卒於章武太守子餉字孝衡幼孤學涉有時譽居喪以孝聞隋饒州司倉參軍事子景義景禮並有才行鄉人呼爲雙鳳早卒敬仲弟少政位至洛州刺史子孝該孝幾愷自散騎常侍遷青州長史固辭文宣大怒曰何物漢子與官不就時帝已失德朝廷爲之懼愷容色坦然帝曰死與長史任卿所擇荅曰能殺臣者陛下不受長史者愚臣帝謂楊愔曰何慮無人苦用此漢放還永不須收由是積年沈廢後遇愔於路微自陳愔云咸由中旨愷應聲曰雖復零雨自天終待雲興四岳公豈得言不知楊愔欣然曰此言極爲簡要數日除霍州刺

史在職有政理後卒於膠州刺史

論曰伯起少頗疎放不拘行檢及折節讀書鬱爲偉器學博今古才極從橫體物之旨尤爲富贍足以入相如之室游尼父之門勒成魏籍追蹤班馬婉而有則繁而不蕪持論存言鈎深致遠但意存實錄好抵陰私至於親故之家一無所說不平之議見於斯矣王松年李庶等並論正家門未爲謗議遂憑附時宰鼓動淫刑庶因鞭撻而終此公之失德長賢思樹風聲抗言昏俗有朱子游之風季景父子雅業相傳抑弓冶之義蘭根道冠時英功參霸業亦一代之偉人也